

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與美國駐華海軍 的因應之道（1920-1925）

應俊豪

摘要

1920年代上半期，伴隨著四川、湖北內戰頻仍，長江上游航運情況日趨嚴峻不安。目無法紀的軍隊與層出不窮的兵變、四處流竄的土匪、抵制外國輪船的木船幫眾，均為脆弱的長江上游航行安全，投下不可預測的變數，連帶地造成了外國在華相關利益、生命及財產的重大損失。

美國海軍為了因應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先後提出了建造軍艦、在輪船上派駐士兵，以及與中國軍隊合作剿匪等三個因應方案，以強化對美商的保護。首先，建造新軍艦雖能在本質上大幅強化美國駐華海軍實力，有效壓制長江上游的不確定因素，但造艦本身牽涉到國際環境與權力平衡等複雜因素，因此不易達到，加上造艦過程耗時，實乃緩不濟急。其次，在美國輪船上派駐武裝士兵，雖然簡便易行，但說穿了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作用。少數美國海軍士兵僅能擺出來做個樣子，實際則無力因應處理長江上游大規模的攻擊輪船行動。最後，美國海軍與中國軍事合作方案，更是爭議性過大、備受質疑，毫無普遍推行的可能性。

由此觀之，建造軍艦緩不濟急，派駐士兵與中美軍事合作又非切實可行，美國海軍針對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所提出的三個因應方案，顯然無法切實有效解決美商業者與輪船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威脅。1920年代長江上游航運問題，也就成為美商業者與美國海軍揮之不去的夢魘。

關鍵詞：美國長江巡邏隊、長江上游航行安全、木船與輪船、砲艦外交。

Navigating Securities on Upper Yangtze and U.S. Navy's Solutions (1920-1925)

Chun-hao Ying^{*}

Abstract

With the recurrent civil wars within Szechuan and Hupei, the navigating securities on the upper Yangtze are gradually under great threa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20s. Unruly soldiers, rampant banditry, frequent military riots, and anti-foreign-steamer movement make the fragile navigating securities more unstable and incur great damage to foreign interests, properties and lives.

The U.S. Navy offers three solutions to deal with the navigating securities on upper Yangtze: building new gunboats, placing armed guards on American steamers,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Chinese troops. Firstly, solution of building new gunboats can help the Yangtze Patrol Force essentially enhance its strength and effectively handle the uncertainties. However, building new gunboats for using in China is not a simple issue as it is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Powers, and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build new gunboats. Therefore, this solution can not be achieved in a short time. Secondly, placing armed guards on American steamers is easy for the Navy, but few soldiers on board can not help the steamers getting rid of the firings from the Chinese soldier or bandits. Especially, these guards are very friable while facing heavy attacks from ashore. Thus, this solution sounds good but can not work, either. Finall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troops and the Yangtze Patrol Force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because it may be contradictory to the U.S. government's policy to China: keeping neutrally and never getting involved in Chinese internal affairs. That is why American consul in Chunking strongly opposes to this cooperation.

To sum up, building new gunboats can not be obtained in a short time, and plac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rmed guards on American steamers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Chinese troops are not workable actually. As the U.S. Navy's three solutions can not really relieve the challenges and threats on upper Yangtze, the navigation securities on upper Yangtze becomes a nightmare for the American steamers and the Yangtze Patrol Force.

Keywords : Yangtze Patrol Force of U. S. Navy, Navigating Securities on Upper Yangtze, Junks and Steamers, Gunboat Diplomacy.

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與美國駐華海軍的因應之道（1920-1925）^{*}

應俊豪^{**}

壹、前言

我們的政策，乃不介入中國人的政治、軍事事務；然而（美國）長江巡邏隊的職責，在於完全保護美國在長江沿岸的利益，而我們將不惜任何危險來履行此職責。

—美國駐長江巡邏隊指揮官菲爾樸斯（W. W. Phelps）
對上海報紙的談話（1923年8月）¹

1920年代上半期，伴隨著四川、湖北內戰頻仍，長江上游航運情況日趨嚴峻不安。目無法紀的軍隊與層出不窮的兵變、四處流竄的土匪、抵制外國輪船的本船幫眾，均為脆弱的長江上游航行安全，投下不可預測的變數，連帶地造成了外國在華相關利益、生命及財產的重大損失。列強駐華使領機構與海軍部門該如何因應？一個可能的選擇是尊重中國主權與治理權，由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承擔保護外國人民與條約利益的重責大任。

* 本文為筆者國科會計畫「木船、輪船與砲艦：長江上游的航行安全與華洋衝突（1920-1925）」（NSC 96-2411-H-019-005-MY2）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會院主辦，「2008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東亞地區的跨海移民、海洋文學、思想文化傳播、區域交流」，2008年11月6-7日。此外，本文撰寫過程中，曾蒙周惠民、唐啓華、張力、吳翎君等諸位師長提供參考資料或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8年12月2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3月31日。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1 “Admiral W. W. Phelps,” editorial from *The China Press*, November 7, 1923.

然而此種選擇，在中國內亂、內戰情況嚴重，政府秩序漸次瓦解的1920年代背景之下，對於列強而言，無異是任由事態演變、坐視情況惡化，似非切實可行的方案。另一個選擇，是以維護外人在華利益為優先考量，甚至不惜侵害中國主權，透過強化列強駐華海軍實力、實行武力展示與聯合護航干涉，來確保外人在華航運尊嚴與安全。然而此項選擇，可能落入帝國主義砲艦外交的老路，面臨中國民族主義輿論的反彈聲浪，以及布爾什維克主義國際宣傳的攻訐。同時強化海軍方案，因牽涉到軍備擴充，也受到各國內政因素與整個國際形勢的掣肘。溫和與激進、退讓與強勢之間，列強該如何進退？這並非單純的航運糾紛，而是關乎到航行安全與列強駐華海軍尊嚴如何與現實環境磨合的問題。

西方目前有關美國在華海軍的研究，有Bernard David Cole研究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1925-1928），美國亞洲艦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國務院、駐華使領機構與海軍之間對於中國內戰的不同看法；² Kemp Tolley則是對美國海軍從清代到二戰後（1784-1949）在中國（長江）活動的歷史，做相當詳盡的介紹。³ 相較於前兩本專著乃是從美國政府的角度，來思考海軍在中國的作為，David H. Grover則是從民間航運的角度，來探究戰爭期間美國商船在長江流域的經營發展，與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⁴ 上述英文專著部分，內容雖與本文密切相關，⁵ 但在研究視野上還是有相當

2 Cole認為美國內部對於北伐期間美國海軍究竟應否採取比較強硬的作法來護衛美國在華的條約利益，有相當不同的態度。基本上，美國國務院因受到美國國內公眾輿論，以及在華商人、傳教團體的影響，較傾向採取溫和的作法，盡力避免以海軍武力介入中國內政。亞洲艦隊與駐華巡邏隊的高階海軍官員也與國務院的看法一致。不過駐華的外交領事官員以及中階海軍官員（位處第一線的海軍軍艦艦長、軍官等）則由於深刻感受到中國內戰對美國商民利益的危害，故主張以較為強硬的作法，來保護美國的條約利益。見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Auburn: Aubur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78), pp. 259-265.

3 Kemp Tolley, *Yangtze Patrol: The U.S. Navy in China*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1). 該書乃依照時間分章，介紹不同時期美國海軍在長江的活動記錄。Tolley本身為美國海軍少將退役，二次大戰前曾三次在遠東地區服役，分別是1932、1937-1940、1941。尤其是1938-40年間曾在美國長江巡邏隊派駐在重慶的軍艦Tutuila上服役。對美國長江巡邏隊執行勤務的實際狀況相當瞭解。

4 Grover主要從場域（長江的地理與自然環境、早期美國人在長江的探索與航行等）、經營者（美孚公司、大來公司、捷江公司、美國海軍武裝保護等）、生存競爭（船難、劫掠、走私），危機與結局（中共綁架美國船長案、日本攻擊美國軍艦案等）等四個角度來探究1920-1941年間美國商船在長江的發展過程。David H. Grover, *American Merchant Ships on the Yangtze, 1920-1941*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5 Cole在附件A與附件B中，對美國亞洲艦隊（特別是長江巡邏隊），以及新造艦計畫有非常詳盡的介

大的不同。⁶ 本文探究的場域，並不觸及外人雲集、交通便利的沿海與長江中下游地區，而專門集中在水淺流急、內政失序的長江上游地區。長江上游地勢的嚴峻與封閉性，以及1920年代上半期四川地區極其頻仍的內戰與遍地土匪的情況，使得航行安全問題遠比其他地區困難與棘手。各國政府與海軍在因應處理上，也無法像在長江中下游或沿海地區從容，除了主觀政策考量外，更必須兼顧當地客觀環境。例如，美國政府、使領機構或是駐華海軍本身所定義的任務，不見得在現實環境中可以執行；長江中下游地區可以隨時調動的軍艦，也不見得可以自由航行於長江上游。爲了進一步分析上述問題，本文將從美國的角度，考察1920年代上半期美國海軍面對長江上游航行安全時所需處理的幾個層次問題：

第一，「美國海軍在長江上游的任務與限制」。在美國使領機構與海軍眼中，駐華海軍與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有何種關連？面對長江上游頻繁發生的戰爭以及攻擊美船行動？美國海軍又該扮演何種角色，保護美國利益？在執行保護美國在華商業利益，美國海軍又受到何種外在環境的限制？

第二，「美國強化保護美商方案之一：造艦案」。當國家尊嚴需要

紹：Tolley在該書「1918-1924」一章中，對美國海軍在因應長江上游的內戰、土匪與水位變動等問題時的作為，有相當深入的敘述，另外「1923-1931」一章則稍微提及美國建造6艘軍艦的源由；Grover的第10章觸及到美國海軍保護商船的方式（護航與派駐武裝士兵），第12章論述土匪劫掠輪船問題。以上內容均對筆者有相當大的啟發。見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p. 278-291; Kemp Tolley, *Yangtze Patrol: The U.S. Navy in China*, pp. 81-127、177-212; David H. Grover, *American Merchant Ships on the Yangtze, 1920-1941*, pp. 115-130、145-152.

- 6 例如Cole研究的時間場景，與筆者致力於探討的1920年代上半期美國海軍對長江上游四川地區航行安全的因應與處置，在本質上有相當大的不同。首先，雖然北伐與四川內戰均屬於中國內戰，但不論規模與時代意義，兩者均不能相提並論。前者是國共合作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牽動十幾省，背後還有蘇聯共產國際的影響，足以改變整個中國的局勢，而後者不過是四川內部的軍閥混戰與土匪問題，充其量再加入湖北與西南各省，而且軍閥戰爭的本質也著重在地盤的爭奪。其次，美國對於四川內戰與北伐的態度也完全不同，雖然美國政府對於各種性質的中國內戰，均嚴守中立，但前者的四川軍隊僅被美國視為是叛亂團體，而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則被視為是交戰團體，意義上也完全不同。因此，不易將兩者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不過，雖然本文與Cole研究的場景與時代意義不同，但筆者在研究美國政府處理長江上游四川地區航行安全等問題的態度時，也發現與Cole相同的現象：駐華使領機構、海軍與華盛頓官員對於中國問題往往有著不同論調。例如，對於該不該動用武力。對於美商貨物該不該保護等議題上，美國國內的國務院、海軍部，以及駐華使領機構、亞洲艦隊、長江巡邏隊等也常常出現態度不一致，甚至彼此爭論，以致政策矛盾反覆的情況。然而因為該問題牽涉到極為複雜的美國內部決策過程，需要細緻的論證，為避免影響本文主旨與論述流暢，筆者已另外撰寫專文〈商業利益、航行安全與海軍護航—1920年代上半期四川內戰期間美國海軍在長江上游護航問題爭議〉，來處理美國政府面對條約利益受損時的行動與決策經過。

靠海軍保護時，美國長江巡邏隊是否有力量因應上游地區日益不安的情勢，透過編組護航艦隊，以實力保護美船？一旦既有駐華海軍實力無法因應情勢，美國政府是否同意編列預算，擴充派駐在長江上游的海軍軍艦數量？此外，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1920年代上半期國際社會充斥著裁武聲浪，美國如要強化駐華海軍，是否會與世界性裁武運動產生牴觸？擴充海軍軍力又是否會引起中國民族主義輿論的疑忌與反彈？

第三，「美國強化保護美商方案之二：派駐士兵登船」。如果現有美國軍艦無力全面進行長江上游護航任務，擴充海軍軍備又非一蹴可幾，改派駐少量武裝士兵登上美國輪船防衛，似乎是簡便可行的替代方案。但是美國海軍對此態度如何？派駐士兵登船是否又有不可預測的風險與副作用？

第四，「美國強化保護美商方案之三：與中國軍隊合作」。面對日益嚴重的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除了由美國海軍直接進行第一線保護，如軍艦護航或派駐士兵登船保護外，是否還有其他替代方案？美國海軍透過與中國軍隊的合作，是否也能夠維護美商利益？但中美軍事合作剿匪是否又會有美國違反行政中立、介入中國內政的疑慮？

簡單來說，本文以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為切入點，先分析美國政府自我定義的海軍任務，與所面臨的主客觀環境限制因素；繼而從美國海軍觀點，深入探究其強化保護美商、解決航行安全問題的三種因應方案及其爭議；最後則統整評估美國海軍在面臨嚴峻的長江上游社會環境之下，能否順利達成其預設的任務目標。

貳、長江流域美國海軍的任務與限制

美國在長江流域的商業利益與駐華海軍息息相關。依據1920年的統計，該年度美國自中國進口了價值2億2,700萬美元的物品，出口到中國價值1億1,900萬美元的物品。無論是進口或是出口，中美貿易量至少有一半

以上都是經由長江來進行買賣。⁷ 尤其長江上游的輪船航運事業，不論船隻數目，還是總噸位數，美國均高居諸外國之冠。⁸ 然而，隨著中國內政秩序漸趨瓦解，內戰、土匪、水盜、叛亂等情況日益嚴重，充斥著長江流域。

自1920年代開始，長江上游湖北、四川地區土匪肆虐、內戰頻仍，湖南地區也深陷中國南北對立的戰線之上。1920年6月，美國駐重慶領事向國務院報告，長江上游地區土匪對外人的劫掠，加上地方駐軍攻擊往來輪船，勢將造成美國航運利益可觀的損失，而只能仰賴美國長江巡邏隊採取行動、增派軍艦保護，阻止上述情況一再發生。⁹ 經營長江航線的美商大來輪船公司（Robert Dollar Company），也認為「中國士兵的專橫作為，已經嚴重損害公司利益，危害到輪船與船上船員與乘客的安全」，而海軍提供的保護，卻能讓輪船免於兵匪攻擊的危險，故美國政府「應授與海軍艦長完整的權力，來保護美國輪船對付四川地區的土匪與士

- 7 以上資料出自美國海軍部1922年年度報告，見The 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1922* (Including Operations to November 15, 192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2), pp. 5-6. (本文所用之美國海軍部年度報告，均參見美國海軍部所屬The Naval History & Heritage Command Center網站：www.history.navy.mil)。不過，中國海關統計的1920年度中美貿易量，與上述美國海軍部資料有所出入。依據海關統計，1920年中國直接輸往美國的貨物價值約6,711萬海關兩，美國直接輸往中國的貨物價值約1億4,319萬海關兩；另外，1920年1海關兩平均約值美金1.24元，因此換算起來中國輸美約美金8,321萬元、美國輸華約美金1億7,755萬元。海關統計資料，見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出版地不詳：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1年），頁118、151。

- 8 依據1923年的統計資料，在長江上游各國輪船數量與總噸位數如下：

The China Press統計1923年各國長江上游輪船航運事業					
	美國	法國	英國	日本	中國
輪船數量	10	7	7	5	9
輪船總噸位數	3,100	2,800	2,500	2,000	1,000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也引述上述數據，認為「相信是正確的」。見“Upper Yangtze Trade,” *The China Press*, January 20, 1924; “Upper Yangtze Trade,” American Consul-General,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January 23, 1924,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60)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RIAC), 893.811/614.

- 9 “Political Events in Szechuan Province,”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Chung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1, 1920, RIAC, 893.00/3402. 為了保護美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美國海軍緊急派遣軍艦寇樂司號（USS *Quiros*）駐防長沙，懷俄明頓號（USS *Wilmington*）駐防宜昌，蒙那卡西號（USS *Monocacy*）與派洛斯號（USS *Palos*）則在宜昌、重慶間巡邏。見“Gleaves C in C Asiatic to Opnav,” via USS South Dakota, Medio Cavite, June 15, 1920, RIAC, 893.00/3369、3371.

兵」。¹⁰ 1921年9月間，由於四川內戰爆發，軍事作戰與攻擊輪船事件，使得長江上游輪船航運中斷，美商大來公司、美孚公司（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其來洋行（L. C. Gillespie and Sons of New York）等更是紛紛請求「美國海軍在中國水域，提供更多的軍事保護」。¹¹ 換言之，要確保美國在長江的商業利益，非得依賴美國駐長江巡邏隊的維持與保護不可。而且隨著美商在長江上游擴展商務，使得商業活動更趨頻繁、輪船航運日益重要，連帶著美國商人所需要的海軍保護需求也與日俱增。¹²

但是美國政府卻似乎沒有隨著中美貿易的擴大，或是考量中國內政失序的特殊情況，而相對應強化駐華海軍。龐大的中美貿易額，相對的卻是不成比例的海軍預算。1923年中美貿易額高達3億4,669萬美元，但是美國當年用於維持駐華艦隊（包括長江巡邏隊與南中國巡邏隊）的預算，不過區區75萬美元。¹³ 無怪乎在中國的美國公民，均呼籲美國政府應提供更多的軍艦與海軍保護。

一、海軍任務與國家尊嚴

美國在廣大的長江上游地區，僅在四川重慶設有領事館，因此從湖北漢口（總領事館）到四川重慶，長達720哩的航程中，¹⁴ 均無其他領事館可以處理美國公司或公民的相關事務。甚至連進入四川的重要門戶港

10 “Robert Dollar Company, Ichang to American Consul, Chunking,” May 21, 1920, RIAC, 893.00/3402.

11 “Naval Attache to Admiral Strauss”, radio message, September 29, 1921, RIAC, 893.00/4126;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4, 1921, RIAC, 893.00/4126.

12 The 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1923* (Including Operations to November 15, 192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pp. 14-16.

13 Kemp Tolley, *Yangtze Patrol: The U.S. Navy in China*, p. 116. 不過，Tolley並未註明中美貿易統計數據的來源，而依據中國海關統計，1923年度中美貿易總額為2億8,125萬海關兩（美國輸華約1億5,445萬海關兩、中國輸美約1億2,680萬海關兩），約值2億2,500萬美金（1923年平均1海關兩約值0.8美金）。見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頁118、151。

14 依據美國地理學會1920年一篇文章的報導，漢口到宜昌的航程約370海哩，宜昌到重慶約350海哩，故從漢口到重慶航程約720海哩。見E. T. Williams, “The Open Ports of Chin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9, No., 4 (April-June, 1920), pp. 306-334. 另外，依據全國經濟委員會工程處在1933年所作的〈長江吳淞至重慶縱斷面圖：揚子江江堤概況表〉，以吳淞為起點，漢口為1,100公里、宜昌為1,812公里、重慶為2,461公里，由此推估漢口至宜昌航程約712公里，宜昌至重慶航程約649公里。見《經濟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26-46-111-04。

市一宜昌，也無設置美國領事館。¹⁵ 代替外交領事官員保護美國利益，就是負責在長江上游巡邏的第一線海軍軍艦，¹⁶ 艦上海軍軍官也就身兼領事與海軍雙重任務，職責重大。¹⁷

關於美國駐華海軍與國家尊嚴、僑民（商）安全之間的緊密聯繫，可以由1921年初美國駐上海領事博金式（M. F. Perkins）給國務院的報告略窺一二。¹⁸ 博金式分析，在中國內部日趨動盪不安之際，長江流域外人安全問題與海軍武力的展現息息相關。中國內部長江沿岸的混亂，導致外人在華生命與財產的損失，也造成外人在華地位與尊嚴的低落。因此要保護外人在華生命與財產安全，必須提高外人在華地位與尊嚴。要提高外人在華地位與尊嚴，則必須持續強化列強駐守長江流域的海軍實力。對於外人受害案件，固然要給予中國人適當「懲罰」，否則將會使得情況惡化。但是僅靠事後賠償與懲罰是不夠的，因為外人受害事件發生後才要求賠償與懲治肇事者，並不能改變現況：肇事士兵依舊逍遙法外，也無需支付賠償（因為由政府支付），必須防範於未然。簡單來說，「尊嚴」需要「保護」才能獲得，這也是海軍武力在華扮演角色的關鍵所在。因此充分、適當的海軍武力乃不可或缺：必須有吃水低、速度快、數量夠的海軍艦隻，才能夠應付長江流域特殊自然環境，也才有能力航行於水流湍急、但水深較淺的長江上游，確實保護列強在華利益。要提高外人在華尊嚴，必須使中國人時時看得到列強的海軍武力、時時得面對列強外交、領事及海軍官

15 大來洋行老闆羅伯·大來（Robert Dollar）1921年訪華時，曾深入湖北、四川地區視察商務，對於美國政府竟然未在長江上游入口重要城市一宜昌設置領事館，維護美商利益，感到不滿。大來認為英國都有在宜昌設置領事，但美國卻沒有，「希望我們的國會議員將會瞭解到長江上游地區的美國利益」。見 Robert Dollar, *Memoirs of Robert Dollar* (San Francisco: W. S. Van Cott & Co., 1921), p. 79.

16 依據美國海軍規則第720b條規定，「在沒有美國外交或領事官員的外國港口，軍艦指揮官，作為在場的資深官員，必要時有權與外國民事官員交換意見或抗議」，見“The Vice Consul in Charge at Chungking (Spik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23,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8)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FRUS), Vol. I, pp. 752-754.

17 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 19.

18 博金式（Mahlon Fay Perkins, 1882-?）哈佛大學畢業生，曾任職美國國務院，1909年來華在北京美國使館學習漢文，先後歷任煙台副領事、上海領事、長沙領事、北京公使館參議等職。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382-383。

員的警告。如此久而久之，在中國各層級、各地方官員心目中，形成一種固定的觀念：他們必須要為中國區域內的失序情況負責。屆時即使無足夠海軍威嚇，中國人也會知道要尊重外人在華尊嚴與利益。¹⁹

美國駐華公使柯蘭（Charles R. Crane）²⁰ 相當贊同博金式的主張，因為美國在長江流域地位的低落，主要就是由於「在一連串的事件中，美國當局於美國在華人民及財產上，並未成功地（向中國方面）要求獲得尊重與安全」。²¹ 此外，美國駐漢口代理副領事休士頓（J. C. Huston）²² 以及上海總領事克寧漢（Edwin S. Cunningham）²³ 等則是直接表明美國在長江上游的利益日趨重要，當中國中央與地方當局均無力也無意維護航行安全的情況下，美國海軍應該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來保護美國商業利益。簡單來說，美國駐華使領館官員幾乎口徑一致地強調美國海軍在保護美國利益與尊嚴上的關鍵性作用。

至於美國海軍維持美國尊嚴與保護商業利益的方式，除了由亞洲艦隊（Asiatic Fleet）不定期派遣由戰艦所組成的船隊巡弋長江，展示美國海軍的強大力量外，²⁴ 最主要還是依賴平時常駐在長江的巡邏隊

19 “The Consul in Charge at Shanghai (Perkin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8, 1921, FRUS, 1921, Vol. I, pp. 520-522.

20 柯蘭（Charles R. Crane, 1858-1939）為美國外交家、芝加哥資本家，1909年曾被美國總統塔虎脫（John Taft）簡派為駐華公使，但並未就任。1920年復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任命為駐華公使，就任未及一年即辭職。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95-96。

21 “The Minister in China (Cran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3, 1921, RIAC, 893.00/3804.

22 1921年6月休士頓給美國公使館的報告中，認為中國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毫無影響力，地方當局則又無意約束軍隊、土匪以及海盜對長江上游航運的騷擾勒索行動，因此只能由美國海軍自己採取措施，來確保美國在長江上游的航行安全。見 “Protection of American Property and Life on the Upper Yangtze,”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J. C. Huston, Vice Consul in Charge) to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A. B. Ruddock), June 22, 1921, RIAC, 893.00/3986.

23 1921年9月克寧漢給美國公使的報告中，強調「美國在長江三峽的航運事業已越來越重要，如果中國無法提供保護，則美國軍事當局應該提供保護」。見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September 27, 1921, RIAC, 893.00/4156. 克寧漢（1868-?），1914-1919年曾任美國駐漢口總領事，1919年起任上海總領事直至1935年。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98。

24 最早自1850年代開始，美國海軍便不定期地派遣戰艦艦隊巡弋長江，這樣的模式已成為凸顯「美國存在」的重要手法。例如，1924年3月中國報紙便有這樣的報導：「美國亞洲艦隊，由總司令華盛頓上將乘旗艦黑龍號（USS Huron），將於4月14日由馬尼刺開始抵滬，至5月5日再開往揚子江上游……第38驅逐艦隊，俟黑龍號開出後再駛來華，該隊共計驅逐艦6艘，留滬一星期，即向揚子江上游開出，其第43與45兩驅逐艦隊……俟在上游艦隊回滬後，同駐滬港10餘天，再在芝罘，舉行夏操。」見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p. 15-16；〈美艦隊陸續來滬〉，《民國日報》，1924

（Yangtze Patrol Force）。但是美國駐長江巡邏隊，有無足夠的力量因應日益嚴重的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卻是令人擔憂的。²⁵

二、美國駐華海軍的限制：「玩具艦隊」（Toy Fleet）²⁶

美國在中國的砲艦……，大致說來是可悲的少、悲慘地無法應付他們的工作，又危險的老舊、可笑的慢。受限於甲板與引擎馬力，他

年3月8日，版10。

- 25 美國長江巡邏隊於1921年3月21日正式編成，隸屬於美國亞洲艦隊之下。Glenn F. Howell, Dennis L. Nobel, ed., *Gunboats on the Yangtze: The Diary of Captain Glenn F. Howell of the USS Palos, 1920-1921*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2), p. 20. 依據1922年底的統計，美國駐長江巡邏隊（U.S.S. Yangtze Patrol Force）的組成情況如下：

美國駐長江巡邏隊概況（1922年12月）		
艦名	出廠情況	現況
Villalobos	1886年由西班牙製造的木造軍艦，航行菲律賓群島附近深水區域。	派駐在長沙
Quiros	同上	派駐在宜昌
Palos	1908年美國國會授權，專為使用於長江流域建造的軍艦，1913年建造，艦身狹長、吃水淺。	派駐在長江三峽以上。航速只有11-13節，無法逆流航行。
Monocacy	同上	同上
Isabel	原為私人遊艇，1917年改為驅逐艦。	美國駐長江巡邏隊旗艦。航速有28節，高速航行時極易浪沈木船，而且因吃水重，夏季高水位時雖可航行至宜昌，冬季低水位時，則無法航行至漢口以上。
Elcano	1885年西班牙建造的鐵製軍艦	派駐在漢口

“U.S. Yangtze Patrol Suffers,” *North China Daily Mail*, December 4, 1922; “U.S. Yangtze Patrol Suffers,” *The Central China Post*, December 12, 1922. 上述兩篇英文報導內容一樣，其內容業經美國駐漢口總領事館的確認，除有關Palos與Monocacy的兩處小錯誤，其餘內容乃「大致正確」。上述表格為筆者依照上述兩篇英文報導、美國漢口總領事館修正的報告，再參酌《字林西報》的報導，綜合整理而成。美國漢口總領事報告，見“American Naval Patrol on the Yangtze River,”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ankow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Washington, December 12, 1922, RIAC, 893.811/489. 《字林西報》報導，見“The U.S. Gunboats in China,”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February 6, 1923.

- 26 由於美國輪船、乘客與貨物在長江上游一再被開槍攻擊，但卻得不到美國海軍應有的保護，故美國商會團體乃戲稱已經受夠了「玩具艦隊對貿易與航運所提供的不充分保護」。「玩具艦隊」指的即是美國長江巡邏隊。見“Anarchy on the Yangtze,” *Peking & Tientsin Times*, October 22, 1923.

們航行的範圍小；由於水深與水流情況，他們只能停泊在深水區域好幾個月，……意謂美國海軍沒有能力保護（在中國）許多水域的美國航運與交通……。美國在中國的社群，開始感受到他們（對海軍）的信任並沒有引導出美國在遠東的尊嚴，美國海軍部也沒有擔負應有的責任。

—《字林西報》一篇評論（1923年2月6日）²⁷

在長江上游內戰頻仍、政治社會失序嚴重、中國當局又無力維持的情況下，要維護美國公民在長江上游的尊嚴與安全，並非口頭或紙上說明即可達成，必須要有強大的實力作為後盾，此點與美國駐長江海軍巡邏隊能有多少作為息息相關。在1920年代初期，美國駐長江巡邏隊共有6艘軍艦，多半由老舊軍艦組成，其中不少更為前西班牙所建造的，速度慢、吃水又深，並不適合執行長江流域，尤其上游水淺流急地區的航行任務。特別是冬天一到，長江水位轉低，²⁸ 美國軍艦因吃水深加上馬力不夠，完全無法航行上游地區，只能在沿江水位較深的港口「冬眠」。例如，1920年12月宜昌兵變期間，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便轉述長江巡邏隊指揮官

27 《字林西報》此則有關美國駐華艦隊窘況的報導，「已在華北地區各英文報紙間廣泛轉載」，故美國駐華公使館剪報後送美國國務院參考，美國國務院再轉送海軍部。見“The U.S. Gunboats in China,”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February 6, 1923; “American Legation, Peking to Secretary of the State, Washington,” February 20, 1923, RIAC, 893.811/508;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April 6, 1923, RIAC, 893.811/508.

28 依據日本東亞同文會在1910年代所做的調查，長江上游宜昌、重慶之間的水深變化如下：

日本東亞同文會調查長江上游宜昌、重慶之間每年四月最低水深情況	
地區	水深（單位：呎）
重慶	2-8
涪州	11
鄂都縣	4-9
萬縣	3.75
夔府	8
巫山峽	3
歸州	12
宜昌	4-9

由上表可知重慶最低水深僅2呎、宜昌最低4呎、巫山峽則3呎，故吃水過深的軍艦是無法全年在長江上游航行。見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四川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17年），頁293-294。

的報告，指稱長江上游宜昌附近水深僅約7呎，因此無法派遣軍艦前往處理。²⁹ 1923年3月長江上游低水位期間，駐防江津（重慶再上游）的川軍扣留拒絕繳納保護費的美孚公司煤油船，美國重慶領事雖然向海軍求援，但同樣因水深與軍艦吃水重等問題，而無法順利派出軍艦前往救援。美孚公司最後被迫只能選擇付出保護費，以換取煤油船的獲釋。³⁰ 無怪乎在華英文報紙曾諷刺：在保護美國在華利益的任務上，美國駐長江巡邏隊是負債（liability），而非資產（asset）。³¹

美國長江巡邏隊中，僅有派洛斯（U.S.S. *Palos*）與蒙那卡西（U.S.S. *Monocacy*）2艘軍艦因吃水較輕，尚能勉強執行長江上游宜昌以上的巡邏護航勤務。軍艦數量上的不足，使得美國海軍在執行護衛任務時，往往有捉襟見肘的窘況。1921年9月間，四川、湖北內戰情況嚴重，當美商請求海軍提供更多的保護時，2艘軍艦中，派洛斯號正在漢口整修裝備，因此僅有蒙那卡西號能出動執行保護任務，因而引起美國漢口商會的不滿。³² 尤有要者，這2艘軍艦馬力不夠、航速慢、通訊系統故障，根

29 “From Cin C Asiatic to Opnav via USS Huron,” December 3, 1920, RIAC, 893.00/3642.

30 依據美國駐重慶領事的報告，1923年3月間發生的江津駐軍扣押美孚煤油船事件，其過程相當曲折離奇。成都的川軍總司令雖然早在1923年2月就通令全省駐軍不得任意開徵非法的保護稅，但顯然川軍總司令的「命令出不了成都」，因為3月時江津駐軍便發佈命令，要對往來船隻強徵保護費，美孚公司的煤油船即被課徵每桶煤油0.08元的保護稅。美國領事隨即於3月7日向外交部特派交涉員遞交抗議照會。稍後地方軍事當局也回覆保證將嚴格禁止部隊對外國船隻徵收保護稅。然而3月21日，一批由27艘船組成、運送12,000桶煤油的美孚公司船隊，因拒絕繳納保護稅，還是遭到江津駐軍的扣留。尤有甚者，該批船隊在重慶時，才剛被課徵過保護稅（每桶被課徵0.06元）。美國領事於是在3月22日第二次提出抗議照會，但駐軍的回覆依然官樣文章：「已嚴格下令禁止收取保護稅」。同樣的，英國亞細亞公司的煤油船也因拒付保護稅而被江津駐軍扣留。英、美兩國雖然均企圖動用海軍砲艦來援救被扣押的煤油船。可是3月正值長江上游夏季低水位期間，軍艦因吃水過深無法行駛到重慶再上游的江津地區。美孚公司在當地的經理人，考量當時長江上游煤油市場需求大，最後只能選擇支付保護費。不過令人諷刺的，該經理人竟「殺價」成功，將原先每桶0.08元的保護費，殺到0.038元。使得交付的總額由原先的960元，降為456元。江津駐軍最初雖答應履行保護的責任，派出軍隊沿途保護該批煤油船，但最後卻又食言。直到4月中旬，長江上游水位高昇，美國砲艦派洛斯號趕到，以江津駐軍收取保護費卻沒有派兵保護為由，強迫其返還當初繳納的456元保護費。此外，更為有趣的，是英國方面被扣煤油船的後續發展。亞細亞公司在英國領事要求下，堅持拒絕支付保護費；水位稍升後，英國軍艦赤頸鴨號（HMS *Widgeon*）趕抵江津，並派出一名中國翻譯上岸交涉放船之事，但該名翻譯卻慘遭江津駐軍的痛毆與扣留。英國軍艦不得已，乃宣布江津駐軍如不釋放該名中國翻譯，英艦將砲轟江津城。然而，江津駐軍依然拒絕釋放人質，最後在英國軍艦發射一枚空包彈威嚇後，江津駐軍立刻釋放中國翻譯，稍後被扣押的亞細亞公司煤油船也獲得釋放。見“Bandit Activities on Upper Yangtze,”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Chung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April 20, 1923, RIAC, 893.00/5015.

31 “U.S. Yangtze Patrol Suffers,” *North China Daily Mail*, December 4, 1922; “U.S. Yangtze Patrol Suffers,” *The Central China Post*, December 12, 1922.

32 美國漢口商會的質疑如下：「長江現況是不能忍受的。長江航運實際上已經中斷，而（適合輪船航行

本無法因應長江上游日趨重要的美國輪船商務活動，及擔當整個長江上游數百哩航程的相關護航任務。³³ 例如，1922年8月四川內戰期間，川軍任意攻擊往來船隻，嚴重危害到長江上游航行安全，但美國軍艦蒙那卡西號卻因「馬力不足，無法在高水位期間、水流湍急時逆流而上」，而備受責難。美國駐重慶領事即坦言：由於缺乏馬力，蒙那卡西號無法在夏季高水位期間航行至宜昌以上，更遑論到重慶去保護美商利益；但此時期「在重慶卻有一艘英國軍艦、一艘法國軍艦（還有另一艘武裝汽艇），與一艘日本軍艦」，獨獨沒有美國軍艦。³⁴

派洛斯號軍艦艦長郝威爾（Glenn F. Howell）在1920年9月的日記中，即記述著派洛斯號從重慶前往宜昌途中，因鍋爐故障完全失去動力，只能仰賴美孚公司輪船美灘號拖拉前往宜昌的慘況。³⁵ 派洛斯號後任艦長辛普森（G. W. Simpson）在1922年11月的報告，更清楚地點出美國軍艦馬力不足的問題。辛普森認為要維護美國利益、確保長江上游輪船航行的安全，可以從派遣軍艦護航著手，因為軍艦的出現可以有效嚇阻兵匪。然而，現行軍艦護航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此即老舊美國軍艦最大航行速度明顯低於輪船的航速，以致於輪船對於護航意願不高：「實際上毫無例外地，輪船船長寧願利用機會繼續航行，而不願意降低航速跟著我們（軍艦）」；而且，軍艦護航時如遭遇攻擊，必定火力全開反擊，也有可能誤傷岸邊無辜的非武裝人員。³⁶

的）季節即將在6個星期內結束。由於美國公司正遭受到財政上的損失，美國尊嚴也危在旦夕，所以必要時，應使用武力立刻建立（輪船）運輸。（但現在）除了1艘美國小砲艦之外，美國海軍艦隊卻都已經撤離至宜昌以外之地，為何如此呢？」“American Consul General, Hankow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September 30, 1921, RIAC, 893.00/4126.

33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Denb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28, 1921, FRUS, 1921, Vol. I, p. 523; Kemp Tolley, *Yangtze Patrol: The U.S. Navy in China*, pp. 84-86.

34 此時另外1艘軍艦派洛斯號則已航往漢口進行修整。此外，部分美國商輪船長也曾轉告美國駐重慶領事，當川軍在長江上游地區攻擊輪船、危害航行安全時，蒙那卡西號曾兩度嘗試想從宜昌逆流而上，但因為缺乏足夠動力，未能通過宜昌峽，最後均無功而返。“Political Conditions in Szechuan,”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Chunking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August 20, 1922, RIAC, 893.00/4694.

35 Glenn F. Howell, Dennis L. Nobel, ed., *Gunboats on the Yangtze: The Diary of Captain Glenn F. Howell of the USS Palos, 1920-1921*, pp. 62-66.

36 “Lieutenant Commander, U. S. S. Palos (Simpson)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Denby),” November 27, 1922, RIAC, 893.811/485. 不過，美國駐長江艦隊司令菲爾樸斯與派洛斯艦艦長看法略有不同，其相當重視軍艦護航在保護輪船航運上的作用。見 “Interference by Insurgents with Commerce,” from

蒙那卡西號艦長尼爾森（J. L. Nielson）也曾對英文報紙坦承美國海軍艦隻的窘況。1924年初，各國派駐在長江上游巡邏的外國軍艦共有10艘，其中有2艘屬美國、2艘屬英國、2艘屬法國、4艘屬日本。其中除了日本軍艦較新，能夠有效執行護航任務外，其餘各國軍艦均已過時。美國僅有的2艘軍艦即完全無法達成巡邏任務，因其航速僅有11節，而長江上游部分流域流速即高達15節，當軍艦逆流而上時，還需繇夫在岸上拖引軍艦方能順利通過。因此尼爾森諷稱「長江上的美國軍艦可以準備當廢鐵了」。³⁷

蒙那卡西與派洛斯這2艘軍艦，是美國政府專門為航行長江流域而設計建造，不僅因吃水淺可以航行長江上游地區，同時是長江巡邏隊中最新穎的（1913年才建造）。然而這樣的軍艦為何常會有幫浦、鍋爐故障，馬力不足等問題呢？依據上述派洛斯號軍艦艦長郝威爾的追憶，該軍艦雖是新打造，但是幫浦以及部分附屬裝備，乃是從艦齡高達26年的舊魚雷艦拆下來安裝在派洛斯號上。由此可知，到了1920年代，派洛斯號軍艦上部分設備等於已經使用約30餘年，所以才會有老舊失修、馬力不足、裝備經常故障的情況。³⁸

總而言之，美國駐華外交領事官員與海軍艦隊司令、艦長等雖信誓旦旦地想要恢復美國尊嚴、確保美商航行安全，但實際上不易達成。空憑美國招牌似乎在長江上游不甚管用，僅靠美國國旗與有限軍力的條件下，明顯無法確保國威與安全，還需要更為強有力的海軍實力。問題是要建置強有力的海軍實力談何容易。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Commanding Officer, U.S.S. Palos & Monocacy, February 13, 1923, RIAC, 893.811/520.

37 “American Gunboats on the Yangtze,” *North China Herald*, February 23, 1924。此處所提四國海軍數據與英國方面1924年的統計略有出入，見“Memorandum by the Foreign Office respecting the Yangtze River: Proposed Building of Two Gunboats for Protection of Shipping,” Ann Trotter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Bethesd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28, China, June 1923- December 1924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BDFA, 1923-1924), p. 215。

38 郝威爾後來曾經造訪位於加州（Mare Island, California）的美國海軍造船廠，上述情況乃是據船廠人員轉述。見Glenn F. Howell, “Chunking to Ichang,”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64, No.9 (September 1938), p. 1316.

叁、強化保護美商方案之一：建造新艦

爲了因應日趨嚴重的長江上游輪船航行安全問題，各國必須具備充分的海軍戰力，方足以符合巡邏需求，確保外國商船與公民安全。但事實上，各國宣稱想要達成的，與實際情況有相當大的出入。以美國爲例，美國駐華使領館與海軍雖然宣稱欲以自己海軍軍力確保美商在長江上游的航行安全，然而實際上並無法履行上述需求。因此，亟需強化現有軍備，尤其必須興建符合長江上游特殊環境的新式砲艦。

一、華盛頓會議決議案與造艦案擱置

早在1920年6月美國駐北京公使館代辦坦尼（O.C. Tenney）即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長陳籙口頭警告：「如果中國政府無力採取措施（改善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美國政府將會大幅提高派駐在該區域的海軍艦隻」。³⁹ 1921年2月，國務院正式向海軍部轉達美國駐華公使館的建議，⁴⁰ 希望強化美國駐華海軍實力。⁴¹ 海軍部雖配合國務院建議，將該案送交國會，希望編列預算建造足以應付長江流域特殊需求的新式軍艦，但海軍坦承受限於人事與經費，短期內要獲得新式軍艦並無實現的可能，⁴² 強化駐華海軍方案遭到擱置。

美國國會與海軍部之所以對於購置新艦態度保留，實際上與戰後全世界裁減軍備聲浪，以及1921-22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及其決議有很大的

39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D. C.,” June 25, 1920, RIAC, 893.00/3540. 坦尼所稱的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指的是美國大來公司所屬輪船於1920年5月20日在四川萬縣遭到川軍士兵登船強索非法貨物稅，雖經附近的美國海軍砲艦趕走上船的川軍，但大來輪船在後來的航程中，在夔府地區仍遭到川軍的開槍攻擊，並嘗試登船。美國公使館認爲川軍的行爲已經嚴重違反國際法以及中美條約，故提出嚴正的抗議。見美國公使館給外交部的抗議照會，“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to the Acting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Ch’ en Lu,” June 24, 1920, RIAC, 893.00/3540.

40 “The Minister in China (Cran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3, 1921, FRUS, 1921, Vol. I, p. 522.

4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Denby),” March 28, 1921, FRUS, 1921, Vol. I, pp. 522-523.

42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Denb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28, 1921, FRUS, 1921, Vol. I, p. 523.

關係。⁴³「九國公約」即已強調要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完整，同時給予中國一個無礙的機會來發展成爲一個強有力的政府。⁴⁴「五國海軍條約」更向全世界宣告美國推動海軍限武的決心，⁴⁵不僅裁撤大批主力艦，並在10年內不再增建新的主力艦，史稱爲期10年的「海軍假期」。⁴⁶雖然「五國海軍條約」並未限制砲艦等附屬艦隻的數量，但此時如果美國又增建新艦，難免爲人詬病，而且新艦又是要派往中國，更是有干涉中國內政、違反「九國公約」之嫌。尤爲重要的，美國國會是否同意在大戰甫告結束、華盛頓會議決議案言猶在耳，以及世界一片裁減海軍裝備聲浪之際，又新造軍艦？⁴⁷因此，美國國會與海軍部選擇擱置造艦案。換言之，「維持現狀（status quo）」也就成爲戰後初期美國政府思考太平洋海軍實力時的基本著眼點。⁴⁸

二、美國駐華部門持續推動造艦案

隨著中國南北對立、四川內戰加劇，兵匪四處流竄爲禍，長江上游航行安全情況更趨惡化；同時1920年代列強對四川地區資源的競逐正如

43 華盛頓會議主要在處理戰後兩大問題：（一）遠東及太平洋問題，（二）軍備問題。關於遠東及太平洋問題，後來簽訂了〈九國公約〉，確定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以及以〈四國條約〉取代〈英日同盟〉等。至於軍備問題，最大的成果就是由美、英、日、法、義五國簽訂了〈五國海軍條約〉，大幅裁減海軍裝備，並以固定比例限制五國海軍主力艦與航空母艦的總噸位數。

44 關於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與中國地位的討論，可以參見Westel W. Willoughby的兩本論著*China at the Conference: A Report*（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2）；*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7）。

45 〈五國海軍條約〉全文可參見“A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Italy, and Japan, Limiting Naval Armament,” U. S. Naval War College,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mament with Notes and Index, 1921*（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pp. 291-327。

46 Ernest Andrade, Jr., “The Cruiser Controversy in Naval Limitations Negotiations, 1922-1936,” *Military Affairs*, Vol. 48, No. 3, (Jul., 1984), pp. 113-120.

47 例如，美國國會在1921年即曾提案修正海軍造艦經費，要求美國政府在未來的五年內裁減一半的造艦經費。見George W. Bear, *One Hundred Year of Sea Power: The U.S. Navy, 1890-1990*（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 94。

48 美國駐亞洲艦隊司令Admiral Joseph Strauss在1921年7月時曾建議強化在華的內河砲艦，以擔負警戒與維護美國海外商業利益安全的任務，但美國海軍部總委員會（General Board）以華盛頓海軍限武會議即將召開，美國政府又支持尊重中國的主權，故現階段並不適合討論此問題。見“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SecNav,” July 26, 1921 in General Board to SecNav, GB No. 420-12/ Serial 1096, September 21, 1921; 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p. 10-11、28。

如火如荼地展開，美商積極搶進開發利源，在長江上游商業活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對於海軍保護的需求，也更加強烈與渴望。美國海軍艦隻無法勝任長江上游護航任務的情況，一再出現駐華外交使領與海軍官員的報告之中。

1922年9月，美國駐長江巡邏隊指揮官菲爾樸斯向美國政府報告，四川駐軍往往非法且任意騷擾在長江上游航行的外國輪船，唯獨外國軍艦在場時，四川軍隊才會收斂。因此，只要在每一個口岸都派駐軍艦，就能有效嚇阻四川軍隊對外國輪船的騷擾。不過，美國在長江上游沒有足夠的軍艦武力。菲爾樸斯最後呼籲：

由於缺乏武力，今天列強正在逐漸失去尊嚴—丟臉。兩年以前，四川人從來沒有想過要槍擊懸掛美國或英國旗的輪船，更何況是軍艦。……條約權利遭到嘲弄。列強秉持著協商的態度，忍受無法以武力來壓制的敵意。對於像四川這麼專橫的人來說，……假如列強再不強化在長江上游的武力，情況只會更加惡化。（列強駐）北京的公使館只能無助地交涉，因為北京（政府）無力控制四川。不論何時，我們都必須自己跟（四川）地方軍閥交涉處理。⁴⁹

因海軍實力不足，菲爾樸斯只能自力救濟，試圖結合民間力量，統整長江沿岸各港口的美國義勇軍（American Volunteer Companies）人員，由軍方供給足夠的武器裝備與彈藥，必要時可與海軍合作，以因應長江流域日益惡化的航行安全與治安問題。⁵⁰ 不過，此舉又遭到美國駐重慶領事館的質疑，認為可能會引起中國方面不必要的疑慮，惹出更多麻煩，實乃「非常不明智」的作法。⁵¹

49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September 24, 1922, RIAC, 893.811/479.

50 “Arms and Equipment for American Volunteer Companies on Yangtze River,”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to Commanding Officers, American Volunteer Company, October 7, 1922, RIAC, 893.811/497.

51 美國人先前曾提議在重慶籌組「少年偵察團」（Boy Scout Troop），但遭到四川軍事當局斷然拒絕，理由是「此類組織帶有軍事性質」。故美國駐重慶領事館相信，任何帶有軍事性質的民間組織，都會引起四川軍事當局的疑慮與猜忌，而有不好的結果。“American Volunteer Companies on Yangtze River,”

曾任美國海軍部長丹比（Edwin Denby）侍從官，後擔任派洛斯號軍艦艦長的辛普森，在1922年底向丹比報告：由於輪船取代木船的態勢日漸明顯，四川排外的情緒已漸趨高漲；尤其日本正計劃引進能全年（包括冬天低水位期間）航行長江上游的輪船與軍艦，屆時木船幫等相關業者的反彈，勢將更為激烈，如此非但反日情緒，普遍排外情緒也將隨之而起。然而，受限於航速，美國在長江上游的軍艦無法全年航行，如果有緊急事故發生，恐將無法處理。故辛普森建議，「有必要增加更有馬力的軍艦」。⁵²

同年美國駐北京公使館給國務院的報告也持同一口徑，強調日本正在建造5艘能夠全年航行長江上游的新軍艦，而美國非但軍艦數量不足、設備老舊落後，也無法遏止川軍對美國輪船非法的騷擾、保護美國利益，反而「遭到中國人的嘲弄」。因此，美國必須建造能夠適應長江上游特殊環境的新軍艦，⁵³ 美國國務卿則將北京公使館的報告轉達給海軍部知曉。⁵⁴

美國駐漢口總領事館給國務卿的報告，更是強調美國駐長江巡邏隊關係到「長江流域，特別是中游與上游地區，美國公民商業與政治上的福祉」，所以在漢口的美國商人、傳教士以及其他居民均十分關心此議題，並且發起運動要向美國政府陳情。⁵⁵

三、造艦案的討論與通過

長江上游情形持續惡化，美國在華軍事、使領人員以及公民等也不

American Vice Consul, Chunking to Rear Admiral W.W. Phelps, U.S.N., Commanding Yangtze Patrol Force &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ankow, December 19, 1922, RIAC, 893.811/497.

52 “Lieutenant Commander, U. S. S. Palos (Simpson)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Denby),” November 27, 1922, RIAC, 893.811/485;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2, 1923, RIAC, 893.811/485.

53 “The Minister in China,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November 21, 1922, RIAC, 893.811/481.

54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January 24, 1923, RIAC, 893.811/481.

55 “American Naval Patrol on the Yangtze River,”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ankow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Washington, December 12, 1922, RIAC, 893.811/489.

間斷地向美國國內傳達希望強化美國在長江流域海軍實力的意願。⁵⁶ 因此，編列預算，建造吃水輕、速度快新式軍艦的強化駐華海軍方案，在1923年再度引起討論。尤其1923年5月在山東臨城發生震驚國際的劫車案，土匪截斷津浦鐵路，洗劫列車，並綁架車上中外乘客，其中10餘名外國乘客淪為土匪與政府談判的人質。⁵⁷ 對外國人來說，臨城劫車案的爆發，預示著中國內政秩序已瀕臨瓦解邊緣，華盛頓會議以來列強自我克制、對華友善與靜待中國轉變的氣氛為之消磨殆盡；取而代之的，則是正視中國內政情況的嚴重性，以及如何強化駐華軍力，以自己的軍事力量來保護在華外國人生命財產的安全，恢復外人在華尊嚴。⁵⁸ 換言之，臨城劫車案就像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般，讓華盛頓會議以來外國人的對華幻想正式宣告破滅。此後，不論是商人、駐華使領人員或軍事單位，無不思考如何透過軍力的強化，來維持外國在華的尊嚴與安全。

臨城劫車案後，美國駐華公使再度向國務院強烈表達長江上游美軍軍艦不敷需求的情況，必須強化美軍在長江上游力量，將軍艦數目由原先2艘，新增6艘新軍艦，才能消弭威脅，確保安全與美國尊嚴。⁵⁹

在國務院、駐華使領館，以及海軍官員的大聲疾呼下，美國海軍部終於正視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的嚴重性。1923年5月底，海軍部負責規劃海軍建軍的總委員會（General Board），建議海軍部應贊成建造新式砲艦，因為既有的船艦「數量不足，又太過老舊」；「要維護美國尊嚴

56 美國中國內事務檔案（RIAC）中收錄的各種駐華外交使領、海軍與一般民間社團報告，幾乎一致性地強調要強化美國駐長江巡邏隊，唯獨1923年5月一份美國商務部遠東司（Far Easter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報告，持相反意見。該報告引述一位曾經服役於長江艦隊的海軍官員見解，認為「（在長江）漢口以上並無美國投資，加上三峽僅容許吃水淺的砲艦通過，因此僅派駐兩艘軍艦前往長江上游保護美國傳教士與其他相關利益即可」。此份報告後來為美國漢口商會知悉，認為該報告「嚴重誤解」實際情況，請求駐上海總領事採取行動改正商務部的錯誤印象。“Patrol Yangtze River,” Chief, Far Easter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o Dr. Klain, May 12, 1923, RIAC, 893.811/541-542;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Hankow to the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at Large, Shanghai,” July 18, 1923, RIAC. 893.811/541-542.

57 關於臨城案的前因後果，以及列強對華態度的改變，參見應俊豪，〈丘八爺與洋大人——國門內的北洋外交（1920-192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第五章「從兵匪問題與帝國主義思維反思「綁架外人事件」——1923年山東臨城劫車案的前前後後」，頁125-224。

58 “China and the Powers,” *The Times*, July 2, 1923.

59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June 13, 1923, RIAC, 893.811/530.

與影響力」，同時兼顧「政治與商業考量」，必須建造新砲艦。⁶⁰ 8月，海軍部正式通知國務院，已將新建6艘砲艦的造艦案編入預算，提交下次國會會期討論；同時先調派原駐夏威夷的2艘掃雷艇支援長江流域巡邏任務。⁶¹ 如果中國情況繼續惡化，海軍部將會建議國會編列特別預算，立刻開始建造新砲艦。⁶²

由於（美國在長江）軍艦的不堪使用、裝備失當與欠缺效率，既不能實質保護美國利益，也無法反映出（美國）國旗應有的價值與提高尊嚴。海軍部決定在下年度（1924）編列預算建造6艘小砲艦以供中國河道之用。商業的需求、我們的國家尊嚴，以及我們公民生命的保護等問題，均有賴於建造適當與合適的軍艦，才能獲得立即解決。⁶³

海軍部態度的轉變，與其充分認識到長江上游的特殊環境，以及美國駐長江巡邏隊的既有現況有關。8月27日，美國海軍部助理部長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⁶⁴ 致函國務院，坦承美國長江巡邏隊的窘態，以及同意編列預算，興建新式軍艦的原因：1923年美國派駐長江巡邏隊剩5艘，上游2艘（Monocacy、Palos）、下游3艘（Isabel、Elcano、Villalobos）。⁶⁵ 長江上游宜昌至重慶，長約350英哩的一段航程，常發生

60 General Boar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General Board No. 420-12/ Serial 1130, May 31, 1923; 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 18.

61 美國海軍部從珍珠港調派兩艘掃雷艇（mine-sweepers），U.S.S. *Penguin*與U.S.S. *Pigeon*，前往長江下游地區。此2艦均為1918年新建，排水量為1,000噸，吃水約13呎，因吃水過重並不適合行駛於水流湍急、水淺的長江上游，充其量僅能在夏季高水位期間航行至漢口，根本無法行駛至宜昌以上的長江上游地區。故完全無法擔任長江上游巡邏、護航任務。見The 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1924 (Including Operations to November 15, 1924)*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4), pp. 6-7; 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p. 281-282.

62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Roosevel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6, 1923, RIAC, 873.811/538.

63 The 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1924*, pp. 6-7.

64 Theodore Roosevelt Jr. (1887-1944) 為美國第26、27任總統（任期1901-1909）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之子，父子同名，為了區別，常在其名後加上Jr.。Theodore Roosevelt Jr.曾任紐約州參議員、海軍部助理部長、波多黎各總督、菲律賓總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於心臟病。關於Theodore Roosevelt Jr.的資料，引自網站資料：<http://www.theodore-roosevelt.com/tedjr.html>。

65 美國駐長江巡邏隊原有6艘軍艦，但U.S.S. *Quiros*因老舊無法執行長江流域任務而除役，故後來只剩5

土匪襲擊、軍隊槍擊事件。但此段航線，因水淺流急，吃水較深的下游3艘軍艦均無法駛入，唯有吃水較淺的上游2艘能夠航行。但是這2艘軍艦又無足夠動力全年行駛於長江上游，因為長江上游部分流域流速高達14節，而這2艘軍艦最高航速也僅13又1/4節，無法逆流而上。⁶⁶ 如遇枯水期，則連吃水較淺的2艘軍艦亦無法上駛。如1920年底宜昌發生兵變，美國原派遣軍艦由漢口前往宜昌護僑，即因江中水淺、軍艦吃水重而無法行駛。⁶⁷ 此外，自1914年起，由於長江上游貿易開始發達，航運需求大增，因此在上海興建了許多吃水較淺的商業輪船以便航行。新增的航運需求，同時也需要更多的保護。可是美國海軍現有船隻中，並不具備符合吃水較淺（吃水不超過4又1/2呎），船身長度短，但又有充分動力的軍艦。因此，要滿足長江上游護航與巡邏需求，無法就現有船隻調派，而必須說服國會同意編列特別預算，另外興建符合長江上游的特殊需求的新式軍艦。⁶⁸

美國國務院強烈呼應海軍部的看法，強調中國長江上游砲擊商船情況持續惡化，如不改善當地美國海軍實力，將無法確保美商航運安危；尤其建造新式砲艦乃是「最急迫的」，希望海軍部立刻編列特別預算。⁶⁹ 畢竟，海軍武力是美國在華條約權利與尊嚴的保障：

許多年以來，在華擁有主要商業利益的列強（美、英、日、法）在長江流域維持海軍巡邏已成為慣例。這些經常出現在中國中部各港口的軍艦，目的是要向中國人展示外國政府有能力保護其傳教士與

艘。此外，美國公使館海軍武官給公使的報告中，引用長江艦隊的檢查結果，表示不僅U.S.S. Quiros 狀況已惡化到無法再修與使用，甚至連U.S.S. *Elcano*與U.S.S. *Villalobos*兩艘軍艦，也面臨相同的情況，不久的將來恐也將報廢。見“The Naval Attach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July 2, 1923, RIAC, 893.811/540; The 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1924*, pp. 6-7.

66 羅斯福此處所述美國海軍軍艦航速、長江上游流速數據，與上述蒙那卡西號艦長尼爾森所述略有出入，但均表明一項事實，即該批軍艦無法全年度、全時段航行於長江上游。“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Roosevel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8, 1923, FRUS, 1923, Vol. I, p. 747-748.

67 〈宜昌兵變後之各方面〉，《晨報》，北京，1921年12月7日，版3。

68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Roosevel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8, 1923, RIAC, 893.811/551.

69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Denby),” August 20, 1923, RIAC, 893.811/538.

商人、履行條約權利。……目前這些權利已受到危害。就國務院所收到的訊息來看，不久的將來，這種情況不會有任何的改善。特別是在長江上游宜昌與重慶之間，外國商船經常遭到土匪與中國省級非正規軍隊的槍（砲）擊。這種情形嚴重地損害了外國的尊嚴……。在如此情形之下，顯而易見的，需要維持一支適當的海軍巡邏武力。⁷⁰

國務院堅稱，建造新式軍艦對確保美國商業與傳教利益是非常急迫的。在缺乏適當海軍武力、又遭遇緊急的情況下，美國公民在長江上游的安危，將必須仰賴其他國家軍艦的保護。⁷¹

與此同時，在中國有商業利益關係的美國各公司、商會仍持續向國務院、海軍部、國會請願，以確保造艦案的通過。如美孚公司、⁷² 歐本海爾默包裝公司（Oppenheimer Casing Company）、⁷³ 其來洋行等，⁷⁴ 均向國務院請願，要求在長江上游地區提供更多的海軍保護，通過強化

7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Denby),” October 16, 1923, FRUS, 1923, Vol. I, p. 747-748.

7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Denby),” October 16, 1923, FRUS, 1923, Vol. I, p. 747-748.

72 美孚公司向政府反映輪船在長江上游航行的高度危險性，要求提供更多的海軍保護，而國務院的答覆則是：海軍部已準備在次年興建6艘新砲艦，同時也已派遣兩艘掃雷艇前往長江支援護航任務。“Naval Protection Upper Yangtze River—China,” from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8, 1923, RIAC, 893.811/574;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State to Mr. H.E. Cole, Vice-President,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September 15, 1923, RIAC, 893.811/547.

73 歐本海爾默公司表示支持「美國政府提升長江巡邏隊的裝備與人員，護衛美國在中國的利益」，也希望「美國政府採取立即的行動，保護美國人的生命安全，維護在華商業利益」。國務院的答覆為：已向國會提出海軍建軍方案，即建造六艘砲艦以供中國河道使用。“Oppenheimer Casing Company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February 2, 1924, RIAC, 893.811/600;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Division, State Department to Oppenheimer Casing Company,” February, 1924, RIAC, 893.811/600.

74 其來洋行質疑排入國會審查的造艦案（H.R. 6820）並未指定用於長江流域，故於1924年4月4日寫信詢問國務院遠東司司長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強調此案與該公司利益關係甚巨，除要求獲悉相關條文內容外，甚至要求派代表與遠東司官員開會討論。國務院遠東司則答覆：由巴特勒議員（Mr. Butler）提案的H.R. 6580號案，已排入下議院海軍委員會（Committee on Naval Affairs）議程，其中建造六艘砲艦（造價不超過70萬美元）即是用於中國長江流域。4月11日，其來洋行又再度詢問議案進度，國務院則表示造艦案已進入聽證程序，建議該公司直接詢問海軍委員會主席。5月29日，其來公司又致函國務院遠東司，詢問國會是否已通過造艦案；遠東司回信要該公司直接去詢問提案的海軍部。顯而易見，其來公司對此案甚為關注，也企圖利用各種關係，讓造艦案順利通過。見“L.C. Gillespie & Sons to John Vans MacMurray, Chief, Far Easter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4, 11, 17, & March 29, 1924, RIAC, 893.811/623, 625, 627 & 649; “John Vans MacMurray, Chief, Far Easter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State to L.C. Gillespie & Sons,” April & June 4, 1924, RIAC, 893.811/623, 625 & 649.

長江巡邏隊方案。在華美國總商會（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China）於1923年年會中，決議「在華盛頓會議各國採取明確對華政策前，美國應採取行動來確保美國人的條約權利」，而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強化美國在華海軍力量：除了已派遣擔負長江下游巡邏任務的2艘掃雷艇外，另外增派6艘新艦以應付長江上游的巡邏任務。⁷⁵ 上海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多次致函美國海軍部，抗議美國駐長江巡邏隊「因缺乏吃水淺的砲艦，而無法在（長江）上游地區提供充足的保護」。美國商會（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美國在華輪船業者與傳教團體等，亦急切地請求海軍部提供更多的保護。⁷⁶

最尷尬的事件發生在1923年底，當時重慶發生緊急危機，亟需美國海軍的保護，但是美國長江巡邏隊指揮官麥凱維（Charles V. McVay）竟然只能乘坐「商業客輪」前往重慶，原因是：艦隊中沒有1艘軍艦可以在冬季低水位期間航行到重慶。顯而易見，美國長江巡邏隊確實無力執行其保護美國利益的任務。⁷⁷

1925年底，上述建造新式軍艦預算，終於獲得美國國會通過。美國海軍部並決定造艦工程將在中國的港口進行，但機器與組裝原料則由美國本土提供，並運送到中國港口組裝。⁷⁸ 最後，這6艘軍艦自1927年開始建造。⁷⁹

四、造艦案的意義與反應

75 “Anarchy on the Yangtze,” *Peking & Tientsin Times*, October 22, 1923; “Working for a Definite U.S. Program in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anuary 19, 1924; “Americans’ Growing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a’s Misgovernment,”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5, 1924.

76 The 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1924*, pp. 6-7.

77 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 19.

78 “Secretary of the Nav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16, 1925, RIAC, 893,811/685.

79 自1927-1928年起，6艘軍艦在上海陸續開始建造，後來分別命名為：*Guam*、*Tutuilla*、*Oahu*、*Panay*、*Luzon*與*Mindanao*，其中*Guam*與*Tutuilla*兩艘軍艦專門為長江上游特殊環境打造，即使冬季低水位期間亦可航駛。見R. C. Sutliff, “Duty in a Yangtze Gunboat,”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67, No.7 (July, 1935) pp. 981-984; 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p. 20-21, 284-289; FRUS, 1923, Vol. I, p. 751, note 68。

1920年代上半期，美國駐華使館及國務院雖極力強化美國在長江流域的海軍實力，但並不意謂美國企圖藉由強化海軍力量，重返「砲艦外交」的老路子。基本上，美國在對華事務上仍相當節制，並不因為長江上游頻繁發生搶劫與槍擊美國商船事件，而輕言動用海軍、干涉中國內政。⁸⁰ 美國亞洲艦隊司令華盛頓（Admiral Thomas Washington）在公開呼籲強化駐華海軍時，也曾自豪地表示：美國「軍艦絕不會威脅到中國」，「中國官員從未抱怨（美國海軍）武力有任何不當的使用」。⁸¹

然而，中國輿論對於美國增建砲艦的反映，並非全如美國海軍官員所預期的。雖然美國一貫對華友好，但歷經1922年的中美克門案、⁸² 1923年的臨城劫車案、廣東稅關案後，⁸³ 部分中國人—尤其是南方國民黨勢力—對於美國強化駐華艦隊身懷戒心，懷疑美國另有所圖。自美國造艦計畫提議之初，《民國日報》即已高度關切，並有所報導：美國「衆院海軍委員會贊成議案……造砲艦6艘，每艘需費70萬元，此砲艦乃供中國海面之用」。⁸⁴ 在另一則社評中，更強力批判美國增建軍艦之舉：

（美國）此種驚人的增加駐華艦隊的計畫，我們殊不明美國真意之所在。美人一向自詡為中國的好友，可是自去年它對柯爾曼案（按：即克門案）之蠻橫、對臨城案之威嚇、扶助曹錕竊位、妨礙廣東政府收回稅關，人都疑其假面具已經拆穿。……以前中國人是醉心顛倒於美國人道主義和平之口頭禪，和退還庚子賠款，至去年

80 Richard C. DeAngelis, "Resisting Intervention: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Lin Ch'eng Incident,"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頁415。

81 "The Navy in China: How the Gunboats Play their Part," *Peking Tientsin Times*, June 13, 1924.

82 克門案（Coltman Case）發生於1922年12月，乃美籍商人克門（Charles Coltman）乘坐汽車違約運送現銀由張家口前往庫倫途中，與中國檢查哨官兵發生衝突，克門不幸中槍身亡。因雙方衝突時，美國駐張家口領事也在克門車上，故美國方面強烈質疑中國士兵不顧美國領事在場仍開槍攻擊，是對美國政府尊嚴的傷害，要求中國政府正式賠償道歉。關於克門案可以參見應俊豪，〈死了一個美國商人之後：1922年中美克門案研究〉，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06-458。

83 1923年9月國民黨廣東政府爲了分享海關關稅，擬強制收回廣州海關，美、英等國乃調動海軍軍艦包圍廣州，迫使廣東政府讓步。見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0.

84 路透社報導，〈美國大造駐華砲艦〉，《民國日報》，上海，1924年4月16日，版3。

美國之原形畢露，國人始漸覺悟美國的利害。現在美國大增駐華艦隊，適足以加速中國人認識美國真面目之速度。⁸⁵

顯而易見，美國造艦案還是引起部分中國人的質疑與不安。

此外，增派長江上游軍艦與強化駐華軍隊的方案，同樣也在部分美國在華社群引起疑慮與反對的聲音。當美國商會團體，以在商言商，力主強化長江上游海軍艦隻的同時，一些宗教團體，例如美以美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⁸⁶ 則以人道主義考量，堅持反對的立場。該會「東亞運動」（Eastern Asia Movement）在中國的負責人雅德（James M. Yard）即曾致函美國國務卿休斯（Chas. E. Hughes）：

……（強化駐軍與派遣更多的軍艦巡邏長江上游）是走向歐洲外交的老路，同時也使美國失去領導的地位。我們是東亞的領導者，因為這些國家相信我們是公平與正義的。但現在他們卻已經開始質疑我們了。……我不相信更多的軍隊與軍艦可以提高他們（中國人）對美國的友誼。……（除了）更多的軍隊與介入，這些不名譽的老舊外交方法之外，難道我們不能想出一些更遠大、更有效的方法嗎？⁸⁷

雅德認為以中國這麼一個古老的國家，在追尋現代化、文明化的過程中，自然會面臨許多困難，而現今混亂情勢正是改變中的陣痛階段，這並非短期可以解決，而是需要幾十年才能找到正途。中國的商人、教育家自己會找到救贖之道。而美國人應該做的，不是靠武力，因為這只會使情況更糟糕，而是該透過有耐心的協助中國，如此才能為美國贏得偉大的尊

85 〈美國大增駐華砲艦〉，《民國日報》，上海，1924年4月16日，版4。

86 美以美會屬於美國北方衛理教派，其在中國的傳教，主要是由美以美中國差會負責，1847年即開始進入福建傳教，之後陸續發展，在江西、河北、四川，山東、江蘇等地均有設置傳教地點，主要以傳教、興辦學校與醫院等事業為主。關於美以美會在中國的發展，可以參見美以美會編，《中華美以美會史略》（上海：廣協書局，出版年不詳）。黃志繁、周偉華，〈近代基督教新教江西美以美會研究〉，《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4期（南昌，2008年7月），頁98-104。

87 “James M. Yard,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China, Eastern Asia Movement,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hanghai to Chas. E. Hughes,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October 20, 1923, RIAC, 893.00/5273.

嚴。⁸⁸ 美國在華傳教士對於美國政府強化武力的疑慮，也可能與1920年代興起的反基督教運動有很大的關係，擔心外國軍事武力介入，會進一步激起更大的反外運動。⁸⁹ 不過，傳教團體的憂心與建言，明顯地過於理想化，無法真正解決長江上游的航行安全問題，當然不可能得到美國國務院的認同。⁹⁰

肆、強化保護美商方案之二：派駐士兵登船

受限於軍艦能力（馬力不足）與數量（僅有2艘軍艦），美國長江巡邏隊無力派遣軍艦去執行長江上游所有護航任務。美國國會雖然在1924年通過造艦案，但造艦工程仍須耗時數年，緩不濟急。因此，在舊艦無力、新艦未到的過渡時期，派駐少量武裝士兵在輪船航行途中執行防衛任務，不失為可行的折衷方案。既可體現美國海軍保護輪船安全，又能省去軍艦護航的麻煩。雖然少數的武裝士兵，無法像軍艦一樣，擁有強大的武力，可隨時因應長江上游的各種危險情況；但是，配備機槍的士兵某種程度上還是足以展現美國海軍力量，可以適時壓制來自長江岸邊的槍擊行動，同時也能遏止中國士兵的任意登船騷擾。

88 “James M. Yard,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China, Eastern Asia Movement,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hanghai to Chas. E. Hughes,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October 20, 1923, RIAC, 893.00/5273. 雅德主張改變過去福音派的作法，而以實業方式，如改善農業與製造業，或是興辦醫院，來拯救中國。關於雅德的主張亦可見 “Preaching Missionaries Now Passing in China: Old Time Evangelists Have Given Way to Doctors and Scientists-Yard Tells of New Missionary Movement,” *The Harvard Crimson*, May 22, 1924.

89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界即已開始出現宗教懷疑主義，到了1922年又爆發更為聲勢浩大的「非基運動」，先是上海學生成立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北京學界也接著組成了「非宗教大同盟」。之後全國各大都市紛紛成立了反基督教組織。此波1920年代的反教風潮又與收回國權運動相結合，許多由傳教士興辦的學校、醫院主導權漸次轉而由中國人控制。造成外國傳教團體相當大的震撼。關於民國時期的反基督教運動與教會人士的反應，可以參見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臺北：文海書局，1971年重印），頁136-138、331-333。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02-441。法國政要Abel Bonnard早在1920年代初期來華遊歷訪問時，即已注意到此種現象：沿海地區的傳教士極力避免任何與外國介入有關的事務，即是擔心可能引起中國人的疑慮與猜忌。見Abel Bonnard, Veronic Lucas, trans., *In China, 1920-1921 (En Chine, 1920-21)*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d, LTD., 1926), p. 196.

90 美國國務院由遠東司司長馬慕瑞具名回覆雅德的請求，但回信內容僅是一般制式的恭維之語，並未針對是否繼續或終止強化駐華武力方案做出實質答覆。見 “J. V. A. Macmurray,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James M. Yard,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China, Eastern Asia Movement,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hanghai,” November 23, 1923, RIAC, 893.00/5273.

1920年6月，美國軍艦派洛斯號應美商大來公司之請，首次派遣1名水兵攜帶機關槍登上大來輪船（Robert Dollar II）執行護衛任務。不過當時美國長江巡邏隊並未常態性在每艘美國輪船上派駐武裝士兵，只有當美國輪船遭遇攻擊並向海軍請求提供保護時，才會派遣武裝士兵攜帶機關槍登船。⁹¹ 之後美國軍艦愛爾卡諾號（USS Elcano）也曾派遣武裝士兵登上大來輪船護衛。⁹²

1921年9月間，由於四川、湖北戰事緊張，行駛宜昌、重慶之間的美國輪船開始遭到有計畫、有組織、大規模的攻擊。⁹³ 美孚、大來等公司向美國上海總領事克寧漢請求海軍護航長江上游宜昌、重慶段航運。克寧漢遂向北京公使館提出建言：應轉請海軍部派出軍艦護航美國輪船行駛宜渝段，不過在現有軍艦數量不足的情況下，宜增派1艘大型軍艦駐防宜昌，以應不時之需，並部署適當的兵力，以便能在每艘美國商船上派駐1名武裝士兵。⁹⁴ 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史透斯（Admiral Joseph Strauss）雖然並不認同克寧漢要求海軍護航與派駐武裝士兵登船的觀點，⁹⁵ 但長江巡邏隊還是有了相對應的措施，考量當時僅有2艘能夠航行長江上游的美國軍艦中，又有1艘軍艦受損進港維修，因此只剩1艘軍艦能執行勤務時；在軍

91 派洛斯軍艦艦長郝威爾於1920年6月9日派遣一名水兵攜帶機關槍登船保護大來輪船Robert Dollar II，10天後（6月19日）郝威爾認為大來輪船已不再遭到槍擊威脅，隨即將士兵撤回軍艦。見Glenn F. Howell, Dennis L. Nobel, ed., *Gunboats on the Yangtze: The Diary of Captain Glenn F. Howell of the USS Palos, 1920-1921*, pp. 51-52、56.

92 Robert Dollar, "Steamer Service on Yangtze," *Pacific Marine Review*, January 1921, p. 11; David H. Grover, *American Merchant Ships on the Yangtze, 1920-1941*, p. 79.

93 根據大來輪船（SS Robert Dollar II）船長的報告，輪船一駛出宜昌便持續遭到四川軍隊的攻擊，在進入三峽前，更遭到岸邊數以千計的士兵開槍射擊，槍林彈雨，造成船上中國乘客1死1傷。船長被迫將輪船折返宜昌。該船長認為，除非美國海軍「採取強而有力的報復行動，讓中國暴徒知道美國國旗所代表的意義，否則繼續在他們（川軍）控制的領域內行駛輪船，將是極度愚蠢之事」。見"Report of Firing on SS Robert Dollar II," from Master of SS Robert Dollar II to the Robert Dollar Company, Ichang, September 18, 1921, RIAC, 893.00/4156.

94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September 27, 1921, RIAC, 893.00/4156.

95 亞洲艦隊司令史透斯認為在戰事猛烈之際，美國海軍就算與英國海軍聯手共組艦隊，也不可能打通長江上游三峽地區的航運通路，更不用說派駐武裝士兵登輪船護衛。史透斯甚至對上海總領事克寧漢語多批評：「我不能認同克寧漢對我們海軍部署的建議。他住在距離事發地點600哩遠的地方，而他的教育與經歷背景，也不具備對軍事情況提供建議措施的資格」。由此可以看出美國駐華領事官員與海軍高級指揮官之間，明顯意見不同的情形。"Commander in Chief, Asiatic Fleet, Hankow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October 6, 1921, RIAC, 983.00/4156.

艦數量極度吃緊的情況下，乃派遣軍艦維拉羅伯斯號（USS *Villalobos*）進駐宜昌，船上部署了50名武裝士兵，並視情況可增派人力，「必要時可以在長江上游每一艘美國輪船上派駐武裝士兵，提供適當保護，因應（航行時的）零星攻擊」。⁹⁶ 加上當時美國輪船浪沈木船事件頻傳，中國民眾與軍隊抵制與攻擊行動隨之而來，情況混亂，美國海軍只能持續派遣武裝士兵攜帶機關槍保護輪船。⁹⁷

就美國輪船公司的立場，當然希望海軍能派遣武裝士兵登船保護。因為輪船公司接受委託承運貨物，往往簽有契約，如果未能在輪船航行季節內順利運送貨物，一旦冬季來臨水位低下，屆時輪船只能困守宜昌，無法行駛上游地區運送貨物，勢必得負起違約賠償之責。所以輪船公司自然希望美國海軍能盡一切努力提供保護，維持輪船正規航運。⁹⁸ 有時美國輪船公司甚至不惜故意懸掛中國旗，以吸引土匪的攻擊，如此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要求美國海軍派遣武裝士兵登船保護。⁹⁹ 又如1923年7月間，大來喜號（S.S. *Alice Dollar*）遭到中國士兵登船騷擾，並開槍打傷船長及美國婦女；事後大來公司立刻請託美國公使館，希望能在長江航行的美國輪船上派駐美軍士兵，避免中國士兵登船惹事。¹⁰⁰

不過，美國海軍官員對於在輪船上派駐士兵保護輪船安全的作法，態度上還是較為保留。因為僅有少數士兵駐防的輪船，一旦面對來自岸邊強大火力攻擊時，往往難以自保。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史透斯甚至表示，他

96 派洛斯號於航行中受損必須進港維修，因此能航行宜昌以上水域的僅剩蒙那卡西號。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Hankow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September 30, 1921, RIAC, 893.00/4126.

97 1921年9月前後美國大來公司輪船大來喜號（SS *Alice Dollar*）在長江三峽浪沉了幾艘承運中國士兵的木船，因此引起抵制與攻擊行動（過程詳後）。另外1921年10月，英國隆茂洋行（Mackenzie & Company）的隆茂號輪船（*Long Mow*），也因浪沉中國木船問題在重慶遭到抵制無法卸貨。為了保護輪船安全，蒙那卡西號軍艦也曾派出4名武裝士兵登船保護。見Glenn F. Howell, Dennis L. Nobel, ed., *Gunboats on the Yangtze: The Diary of Captain Glenn F. Howell of the USS Palos, 1920-1921*, p. 154; Report of Operations, Yangtze Patrol Force, Week Ending 29 October 1921," from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Commander in Chief, Asiatic Fleet, October 30, 1921, RIAC, 893.00/4184.

98 "The Robert Company, Shanghai to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eking," October 5, 1921, RIAC, 893.00/4156.

99 此為大來輪船公司的情况，見Glenn F. Howell, Dennis L. Nobel, ed., *Gunboats on the Yangtze: The Diary of Captain Glenn F. Howell of the USS Palos, 1920-1921*, pp. 46、51-52.

100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Washington," August 3, 1923, RIAC, 893.811/537.

是在「極度不情願」的情況下，勉強同意美國海軍「保護懸掛美國國旗的正規航班」。¹⁰¹ 史透斯坦言：

在商船上派駐武裝士兵很明顯是毫無用處的。我們應該記得，即使是配備優勢武裝的軍艦，（在戰事猛烈之際航行長江上游宜渝段）也是不可能成功。¹⁰²

例如1921年9月，美國海軍派遣武裝士兵登上大來公司輪船執行護衛任務，但輪船一從宜昌出發即遭遇強大火力攻擊，勉強航行3哩，即被迫返回宜昌。船上美國士兵並未開槍還擊，理由是「無法判定攻擊者的位置；更重要的是，當面對強大火力攻擊時，開槍還擊乃是不明智的」。¹⁰³ 美國長江巡邏隊指揮官即曾對美國漢口總領事表示：軍艦挪派士兵登上輪船執行護衛任務，一來登船的少量武裝士兵不足以保護輪船安全，二來軍艦也因此減少部分人力，故當面臨危險時，勢將無充分人力保護岸上美國人生命財產安全。¹⁰⁴ 1922年底時，派洛斯軍艦艦長辛普森也坦承在輪船上派駐士兵雖然不失為保護輪船安全的辦法之一，但並「不是非常有效」。¹⁰⁵ 1923年初，美國駐長江巡邏隊指揮官菲爾樸斯給上游第一線海軍軍艦艦長的命令中，更是直言：派駐武裝士兵登船，「在戰略上既不正確，也不符合（美國）政策」。¹⁰⁶ 因此，美國海軍在輪船上派駐士兵，往往僅是臨時因應危機需求，而採取的權宜作法，並非正式的常設性措施。

101 "Report of the Commander in Chief's General Investigating Trip up the Yangtze River," from Admiral Strauss, Commander in Chief, Asiatic Fleet to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Navy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July 2, 1921, RIAC, 893.00/4021.

102 "Commander in Chief, Asiatic Fleet, Hankow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October 6, 1921, RIAC, 983.00/4156.

103 *The Central China Post*, September 21, 1921.

104 "Naval Protection for Chinese Junks Chartered by Americans and Flying the American Flag,"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ankow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September 22, 1921, RIAC, 893.00/4126.

105 "Lieutenant Commander, U. S. S. Palos (Simpson)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Denby)," November 27, 1922, RIAC, 893.811/485.

106 "Interference by Insurgents with Commerce," from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Commanding Officer, U.S.S. Palos & Monocacy, February 13, 1923, RIAC, 893.811/520.

然而，長江上游日益嚴重的局勢，最終還是迫使美國海軍官員改變初衷，決定自1923年8月前後開始，採取較為積極的對策來因應航行安全問題：方案之一，即是派遣海軍武裝士兵登上輪船，並授權當輪船遭受岸邊攻擊時，可開槍還擊。¹⁰⁷ 美國政府並將長江巡邏隊新的任務型態，通知四川各地軍事與民政長官，以收威嚇之效。¹⁰⁸

依據美國軍艦派洛斯號發出的「在長江上游美國商船派駐武裝士兵指示」，其任務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保護美國人生命與財產的安全」；二是「必要時協助商船幹部，防止非中立行為的出現，例如運送士兵、武器或軍火」。第一，在保護美人生命財產部分，原則上派駐在美國商船上的武裝士兵人數為4名，並由1名軍官或士官指揮，配有手槍與兩挺機關槍；航程中，美國士兵將全程警戒，只要遭遇攻擊，將立即以強大火力反擊，直至壓制敵人攻擊為止；不過在開火前，美軍應確認攻擊對象，同時避免在人煙密集處開火，以防傷及無辜。第二，在避免違反中立行為部分，美國商船船長應確認船上貨物不得挾帶有違禁品（或人員），無論該貨物是否經過海關許可，而美國武裝士兵的責任則是協助船長避免遭受外力脅迫運送非法物資，帶隊的軍官（士官）若懷疑船上希有可疑貨物，也應立刻告知船長檢查；此外，有美國士兵駐守的美國商輪一律不准許中國士兵登船檢查，僅同意非武裝官員登船進行檢查。¹⁰⁹

由「指示」內容看來，美國長江巡邏隊之所改變初衷，決定派駐武裝士兵登船保護美國輪船，與兩個因素相關。首先，上述第一個面向，即清楚地反映該年度湖北、四川內戰已嚴重危害美國商船在長江上游的正常航運安全，在有限的軍艦數量下，所以只能於輪船上派駐士兵，以保護美國商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其次，派駐在美國輪船的士兵還負有另外一種任務：確保長江上游的美國輪船嚴守中立，避免有涉入走私軍火與違禁品、

107 "Drastic American Naval Policy on the Upper Yangtze: Admiral Phelps Will Afford Ships the Protection That China Will Not Give,"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ugust 23, 1923.

108 "Chaos in China: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ers," *The Times*, November 8, 1923.

109 "Instructions for Armed Guards on US Merchant Steamers on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Extracts from Report of Commander G. W. Simpson, USS Palos for Week Ending September 8, 1898, RIAC, 893.00/5288.

運送中國軍隊等干涉當地內政的行為。換言之，美國武裝水兵的在場，固然是爲了保護輪船抵禦四川軍隊或土匪的攻擊，但同時也向四川軍隊明確宣示，該船受美國海軍擔保，絕無違反中立，替任何敵對軍事派系運送軍火或軍隊，希望藉此能減少當地軍隊對美國輪船的敵意與疑慮。¹¹⁰ 美國海軍甚至還容許中國非武裝官員登船進行檢查，以示清白。此類作法，很可能是爲了因應發生於1923年9月7日的宜陽丸事件而來。¹¹¹ 美國海軍因爲擔心會重蹈宜陽丸覆轍，故派駐士兵登船，既可以預防吳佩孚等北方部隊脅迫美國輪船運送軍火，也可以向四川軍隊表明立場，美國輪船絕不會有違反中立的行為。

在輪船上派駐士兵，也確實能發揮某種程度的嚇阻作用，同時提高輪船的防護與反擊能力。¹¹² 大來輪船公司老闆Robert Dollar即曾述及：長江流域的匪幫，往往以槍擊輪船的方式來迫使輪船繳交保護費，而美國的因應之道，除了軍艦護航外，是在每艘美國輪船派駐3名水兵與1挺機槍；一旦遭到攻擊，輪船上的水兵就用機槍向岸邊掃射。Dollar甚至還沾沾自喜地認爲，由於機槍的威力，「土匪一見到星條旗，就立刻奔走尋找掩護」。¹¹³ 1923年8月，大來喜輪船在涪州卸貨與接運乘客時，遭到岸上中國士兵槍擊，船上美國水兵使用機關槍還擊，中國士兵隨即閃避一空。

110 美國駐重慶領事即認爲四川的軍隊之所以持續攻擊外國輪船，主要還是因爲擔心輪船違反中立，替敵對軍事派系運送軍火，故敵視輪船。因此只要能地方讓軍事將領明白美國輪船確實嚴守中立，並未走私軍火，攻擊行動自然會停止。不過有時也會發生例外情況，雖然地方軍事當局已明白美船未涉及走私軍火，也已下令停止攻擊輪船，但第一線的士兵仍持續攻擊美國輪船。關於此種情形，美國領事判斷可能乃肇因於基層軍官對外國輪船的敵意，還有可能是因爲中國部隊往往「紀律欠佳，消息不甚靈通（停止攻擊的命令未層層下達）」。見“Political Conditions in Szechuan,” American Consulate, Chungking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September 14, 1923, RIAC, 893.00/5288.

111 宜陽丸案發生於1923年9月7日，日清輪船公司所屬宜陽丸、雲陽丸兩艘輪船，違反中立原則，替吳佩孚運送軍火支援受直系支持的川軍第二軍軍長楊森，但於行經四川涪州時，遭到正與楊森作戰的川軍第一軍但懋辛所部湯子謨師襲擊，宜陽丸日籍船長當場遭到擊斃，日籍大副、大車連同輪船併則遭川軍擄走。事後日本領事宣稱宜陽丸船長是在湖北軍隊武力威脅之下，被迫替其運送軍火。而美國海軍上述協助美國船長避免遭受脅迫運送非法物資的「指示」，則是在9月8日之後發佈的。關於宜陽丸事發經過與後續發展，可以參見應俊豪，〈內戰、輪船與綁架勒贖：中日宜陽丸事件（1923-1924）〉，《近代中國》，第161期（臺北，2005年6月），頁117-137。

112 《京津泰晤士報》一篇報導即認爲：雖然在輪船上派駐武裝士兵並不能應付所有的麻煩，但是能夠預防一些緊急的事故，尤其能預防川軍士兵的攻擊與登船騷擾。“Anarchy on the Yangtze,” *Peking & Tientsin Times*, October 22, 1923.

113 David H. Grover, *American Merchant Ships on the Yangtze, 1920-1941*, p. 79.

「大來船上的美國水兵，僅需發射一至兩排的機槍子彈，就可以將岸上的中國士兵驅散，因為他們一遇到武裝抵抗，立刻就會潰逃」。¹¹⁴ 此外，1923年10月北京政府外交部科長江華本受命前往四川協助解決中日宜陽丸案，在乘坐美國輪船由宜昌前往重慶途中，親見「（長江）南岸援川軍隊紛紛潰退，有以槍向輪擊射者，輪船美國水兵亦以槍還擊，倖得無事駛過」。¹¹⁵ 由上述事實可知，在輪船上派駐武裝士兵，的確能夠有效嚇阻與反擊中國土匪、士兵的騷擾攻擊。

然而，在輪船上派駐士兵機槍，還是可能造成相當負面的結果。雖然在上述美國海軍的「指示」中，已強調士兵開火反擊時應確認目標，不可誤傷無辜，但輪船遇襲時，船上士兵往往在無法區分開槍匪徒與一般平民百姓的情況下，即利用機槍肆意向岸邊掃射，時有傷及岸邊無辜中國百姓的事情發生，因而引起很大的民怨。例如1923年的大來輪船遇襲時的反擊，就造成岸邊百姓的傷亡：

大來喜被擊一事，查該輪航川原備有機槍數架，並有該國兵輪護送，每遇兩岸有警，該輪輒用機槍大肆轟擊，往往傷斃住民多人。¹¹⁶

兵匪槍擊美國輪船固然造成嚴重的傷害，然而輪船上士兵的任意反擊卻又造成中國百姓人命與財產的損失。此外，部分中國報章也認為，外國海軍在輪船上派駐武裝士兵的行動，有損中國尊嚴。例如，《東方雜誌》一則評論即認為，外國輪船攜帶武器航行中國內地乃「奇恥大辱」：

近年川中軍閥攘奪，此仆彼興，戰事頻仍，遍地荊棘，迭次發生盜殺水手、船主。及至川軍劫掠宜陽丸船長船員案以後，交通部因外商交涉結果，准各輪自備軍械，以謀自衛，並准安設無線電機，以

114 "The Situation on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An Interview with the Retiring Commander of the U.S. Yangtze Patrol," *Far Eastern Times*, November 26, 1923.

115 〈收江科長密呈〉（1923年11月21日），《外交部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06/5-2-10。

116 〈收川東李宣撫使電〉（1923年9月29日），《外交部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06/5-1-12。

爲報警之用。此種外輪攜帶武器航行吾國內地，雖爲權宜辦法，然實國勢衰微，政治混濁之表現，吾人應引爲奇恥大辱者也！¹¹⁷

總結來說，1920-23年間因爲四川內戰持續進行，兵匪橫行，加上輪船浪沉木船事件頻傳，中國軍民抵制或任意攻擊輪船時有所聞，嚴重威脅長江上游輪船航行安全。美國海軍受限於軍艦數量與裝備不足，只能不時派遣武裝士兵登船護衛，藉以維護輪船安全。1923年由於長江上游形勢緊張，自8月起美國海軍開始嚴格執行派駐士兵登輪船保護方案，每1艘美國輪船均派駐武裝士兵防護，並授權士兵可適時開火還擊。然而，武裝士兵登船後，也有負面效應：輪船遇襲時船上士兵的強力還擊，有時難免誤傷無辜，引發民怨與仇視輪船。1924年後，由於美國堅守中立原則、禁止輪船運送軍火與中國部隊的政策奏效，川軍減緩對美國輪船的敵意。其次，四川內戰暫歇，當地社會環境與秩序漸有改善，似已無庸再派士兵登船。再者，美國駐長江巡邏隊原先即對此方案態度較爲保留，乃於是年6月正式通令將不再派遣海軍士兵登上輪船防護。¹¹⁸ 自1923年8月開始至1924年6月止，美國海軍執行常設性派遣武裝士兵登船方案，共計約10月。¹¹⁹

伍、強化保護美商方案之三：與中國軍隊合作

長江沿岸土匪成股成群，常開槍攻擊或劫掠往來外商船隻，造成龐大商業利益的損失，也是構成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於土匪的危害，除了擴充軍備執行護航任務，或是派遣武裝士兵登船保護

117 於曙轡，〈宜昌〉，《東方雜誌》，第23卷第6期（1926年3月），頁48。

118 “Armed Guards- Withdrawal of,” from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Whom It May Concern, June 9, 1924, RIAC, 893.811/675.

119 不過該方案停止、美軍撤離輪船後，岸邊土匪開槍攻擊美國輪船的情況又開始出現。1924年8月美國駐重慶領事即兩次報告土匪攻擊美輪事件。美國駐長江巡邏隊也決定如情況繼續惡化，不排除將再派遣武裝士兵登船保護。見“The Counselor of Legation at Peking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9, 1924, RIAC, 893.811/678.

之外，美國海軍也試圖採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反制：亦即利用中國社會慣有的「民（匪）怕官」、「民（匪）怕軍」現象，尋求中國軍隊的協助與合作，以華制華、以軍制匪，從而確保美商利益。

關於美國海軍利用中國軍隊來壓制土匪、維護美商利益，可以由1923年美國海軍對於美孚公司煤油船被劫事件的因應之道，來略窺端倪。1923年6月，美孚公司4艘煤油船，在長江上游酆都與忠州之間的洋渡集（Yang Tu Chi，現為洋渡鎮）附近遭到土匪襲擊，煤油船與船上煤油均遭掠奪而去。美國駐重慶領事遂請求海軍協助，希望採取「立即行動」，救回船與煤油。¹²⁰ 美國海軍蒙那卡西號軍艦受命後，決定與駐防酆都的中國地方軍事當局合作，由軍艦運送50名中國士兵前往洋渡集協助剿匪。蒙那卡西號抵達後，先由軍艦開砲轟擊岸邊，再由中國士兵負責登岸進攻。最後，任務順利完成，中國軍隊擊敗土匪收回煤油，並由蒙那卡西號再運送回酆都。¹²¹

負責執行任務的蒙那卡西號艦長尼爾森，解釋此次中美協同軍事行動的決策考量，著眼於既能收回美商物產，顧全美國尊嚴，但又能避免美軍傷亡。美國海軍蒙那卡西號執行任務時，即知悉煤油已被運送到岸上的村子裡。如要收回煤油，美軍勢必得派遣士兵登岸，但土匪人數眾多，一旦發生巷戰，登岸的美軍士兵恐將有重大傷亡，同時土匪也有可能索性攜帶煤油往內陸地區逃逸，反倒增加收回煤油的難度。美軍自行登岸攻擊似不可行，但如果放棄追討此批煤油，無異助長土匪的劫掠行動，也將有損於美國海軍的「顏面」。因此，尼爾森評估過後，認為最好的方式，莫過請求駐防酆都的中國軍隊協助，而中國駐軍也樂於提供軍事協助。¹²²

120 "Presence of Chinese Troops on Foreign Merchant Steamers on the Upper Yangtze,"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Chungking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June 30, 1923, RIAC, 893.811/543.

121 "Activities of U.S.S. Monocacy at Yang Tu Chi," Commanding Officer, U.S.S. Palos to American Consul, Chungking, June 26, 1923, RIAC, 893.811/550.

122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Soldiers to Recover Oil Belonging to Standard, Held by Bandits at Yang Tuo Chi," Commanding Officer, U.S.S. Monocacy to Commanding Officer, U.S.S. Palos, July 11, 1923, RIAC, 893.811/550.（按：此處的Yang Tuo Chi與上述的Yang Tu Chi，中文均為洋渡集，此乃因RIAC檔案中領事與海軍部門在採用譯音時拼法不同所致）

其次，尼爾森也點明中美軍事合作的意義所在。尼爾森認為美國海軍的任務在於「保護美國公民生命、財產與利益的安全」，但是美國海軍介入處理的時機，應該是在中國當局確實無法擔負保護責任之後。既然中國當局有能力擊退土匪，收回美商物產，為何不讓中國當局優先處理？

在評估（海軍）任務時，有著外國人依賴中國（當局保護）的原則，只有（當上述原則）無法確保時，才由海軍巡邏隊執行。因此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互相依賴與合作。¹²³

因此，尼爾森認為「在目前中國混亂的局勢下，外國當局與中國政府合作鎮壓土匪，不僅是值得推薦，也是必須的。」

由上述尼爾森的看法，可歸納出美國海軍維護美商利益的處理原則，大致區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信賴中國當局的保護；當中國當局無法提供適當保護，則進入第二層次，由美國海軍出動與中國軍事當局共同合作；最後，除非中國當局拒絕或無力提供協助，才進入第三層次，由美國海軍直接面對土匪，自行處理。美國亞洲艦隊司令1921年7月給長江巡邏隊的政策指示，也明確強調美國海軍應優先尊重由中國地方當局保護美國利益之責，只有當中國無力提供時，美國海軍才有介入的必要。¹²⁴之所以盡量選擇與中國地方軍事當局合作，固然是因為保護美商安全，本是中國當局的責任，但更為重要的，可以讓中國士兵承擔危險的短兵接觸與戰鬥，減少美軍人員不必要的傷亡。

不過，此案仍有其爭議之處，因為駐防在鄂都的中國軍隊，恰好是隸屬於吳佩孚派往支援四川作戰的軍隊。¹²⁵ 而此批援川軍正與川軍第二

123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Soldiers to Recover Oil Belonging to Standard, Held by Bandits at Yang Tuo Chi," Commanding Officer, U.S.S. Monocacy to Commanding Officer, U.S.S. Palos, July 11, 1923, RIAC, 893.811/550.

124 "Policy-Yangtze Patrol,"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to the Asiatic Fleet (Strauss) to the Commander of the Yangtze Patrol (Wood), July 3, 1921, RIAC, 89300/4021.

125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Soldiers to Recover Oil Belonging to Standard, Held by Bandits at Yang Tuo Chi," Commanding Officer, U.S.S. Monocacy to Commanding Officer, U.S.S. Palos, July 11, 1923, RIAC, 893.811/550.

軍楊森合作，共同進攻川軍第一軍。¹²⁶ 所以，雖然運送軍隊的目的在剿匪，與四川內戰無關，但北方軍隊公然登上美軍軍艦，並由其運送之事，仍具高度爭議性，極可能引起敵對川軍勢力（即川軍第一軍）的猜忌與不滿，進而影響美商輪船在長江上游航行安全。更何況美國領事、海軍官員早已三令五申，不論理由為何，嚴格禁止美國輪船運送任何中國軍隊。因此蒙那卡西號的行動，難免有違反中立、介入四川內戰的嫌疑。因此，美國駐華使領官員，如駐北京公使與駐重慶領事均不贊成尼爾森用美國軍艦運送中國軍隊，質疑此行動的適當性。¹²⁷

然而，蒙那卡西號此次行動並非特例，先前美國海軍即已有與中國軍隊合作剿匪的前例。兩個月前，即1923年4月美孚公司煤油船在江津上游地區遭土匪襲擊劫掠時，川軍第一軍石青陽也曾向美國海軍派駐在長江上游的另外1艘軍艦派洛斯號，表達願意派遣軍隊協助進攻土匪之意，甚至也同意派遣軍隊護送煤油船從合江到瀘州。¹²⁸ 換言之，川軍第一軍曾與美國軍艦派洛斯號合作，至於協助川軍第二軍攻打第一軍的北方援川軍，則與蒙那卡西號合作。四川地區不同派系、甚至敵對的軍事當局，均不排斥與美國海軍合作，願意提供兵力攻擊土匪，協助收回美商物產。所以，美國海軍與單一部隊合作剿匪，應不會引起其他川軍的不滿與猜忌，或是有報復行為。因此，派洛斯號艦長辛普森贊同尼爾森與中國軍隊合作剿匪作法。¹²⁹

尼爾森的行動同樣也獲得美國駐長江巡邏隊指揮官菲爾樸斯的認同。菲爾樸斯援引1923年2月1日美國海軍部長給西印度群島分遣艦隊司

126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亞細亞局編，《最近支那關係諸問題摘要》（東京：外務省亞細亞局，1923年12月），第3卷，帝國議會關係雜纂第48次議會用，《外務省記錄》1-5-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參考號：B03041491700。

127 “Presence of Chinese Troops on Foreign Merchant Steamers on the Upper Yangtze,”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Chung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November 2, 1923, RIAC, 893.811/578.

128 “Bandit Activities on Upper Yangtze,”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Chung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April 20, 1923; “Re: Seizure of Standard Oil Junks at Chin Chen Ngai,” from Commander Officer, USS Palos to American Consul, Chungking, April 16, 1923, RIAC, 893.00/5015; “Commanding Officer, U.S.S. Palos to American Consul, Chungking,” July 20, 1923, RIAC, 893.811/550.

129 “Commanding Officer, U.S.S. Palos to American Consul, Chungking,” July 20, 1923, RIAC, 893.811/550.

令的訓令，強調依照國際法，海盜是人類的公敵，爲了捉捕海盜，一國武裝力量有權進入另一個國家的領土；同時，在打擊海盜的工作上，沒有所謂的中立團體，任何國家都是同盟，均應彼此合作，盡一切努力。¹³⁰ 而尼爾森與中國軍隊合作打擊土匪的情況，基本上與上述打擊海盜是一樣的，因此菲爾樸斯認爲尼爾森「已正確地評估情況，做了明智的決定，並表現出適當的謹慎與判斷。」¹³¹

總結來說，蒙那卡西號爲了維護美商利益，選擇與中國地方軍隊共同合作，以求能在避免美軍傷亡的情況下，擊敗土匪，收回美孚公司煤油船與煤油。雖然，蒙那卡西號的軍事行動，特別是使用軍艦運送中國軍隊，似乎仍有違反中立原則的嫌疑，而遭到外交領事官員的質疑。但是在長江上游土匪爲患甚烈的大環境下，美國海軍採取比較務實的態度，傾向與中國地方軍事當局合作打擊土匪，既可減少美軍傷亡，又可維護美商利益。因此，尼爾森與蒙那卡西號的行動，還是獲得美國海軍部門的讚賞。¹³²

陸、結語

四川內戰頻仍、社會失序，目無法紀的兵匪充斥長江河道兩岸，肆意開槍攻擊行駛中的外國輪船，造成了長江上游的航行安全問題。然而，無論是北京的中央政府，還是四川的省政府、軍事當局既無力也無心改善航行安全。各國駐長江巡邏隊只得越俎代庖，自己來確保外國輪船的航行安全。以美國來說，保護長江上游美國航行的安全與利益，是美國駐長江巡邏隊當仁不讓的職責；但是美國艦隊有沒有充分能力執行保護任務？保

130 "The Letter of Instruction of Secretary of the Navy (Smith Thomson) to Commodore David Porter," February 1, 1923, RIAC, 893.811/578.

131 "Second Endorsement," from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Commander in Chief, U.S. Asiatic Fleet, August 5, 1923, RIAC, 893.811/578.

132 "The Correspondence Series, 1911-1932," *Papers of Joseph L. Nielson*, Operational Archives Branch,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Washington, D.C. (參見美國海軍部所屬The Naval History & Heritage Command Center網站：www.history.navy.mil)

護對象的範圍與定義又該到何種程度？以及透過何種措施才能夠有效執行保護任務、維護美國尊嚴？這些問題彼此互相關連，也是美國海軍駐長江巡邏隊必須要面臨的嚴重挑戰與急待解決的課題。

首先，要確保航行安全，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派出軍艦進行護航，但這關係美國是否有足夠的海軍艦隻數量與充分的運航能力，來執行灘險處處、水流湍急的長江上游護航任務。但美國現有派駐在長江上游的2艘軍艦明顯無法因應長江上游的危險局勢，因此建造新式軍艦遂成為美國政府必須面臨的首要課題。但受到一戰後世界裁減海軍風潮的影響，避免重演戰前各國海軍軍備競賽的夢魘，大國造艦已非單純的內政問題，而是牽涉到複雜的國際協調與權力（軍力）平衡問題。6艘新式軍艦造艦案的通過，除了歸功於美國駐華機構以及各民間社團的持續請求之外，實則與整個國際局勢的改變有很大的關係。自1922年「五國海軍條約」實施後，日本、英國等表面上遵守條約規定裁撤主力艦，私底下卻利用條約漏洞大造巡洋艦，引起美國朝野高度疑慮，憂心將危及美國海軍的優勢。¹³³ 加上美國海軍為了因應未來可能與日本在太平洋作戰的考量，推動「橘子作戰計畫」（War Plan Orange），準備強化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軍力量。¹³⁴ 於是在國會議員的推動下，提出「巴特勒法案（又稱8687號法案）」，重啟新的造艦計畫。預定要在中國長江流域使用的6艘砲艦也包括在此造艦法案之中。¹³⁵ 所以，造艦案的通過，不能僅從美國在長江流域的重大

133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華盛頓五國海軍會議與海軍裁武議題，可以參見筆者另外一篇文章：應俊豪，〈談判桌上的海權劃分：五國海軍會議（1921-1922）與戰間期的海權思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臺北，2008年11月），頁119-168。

134 「橘子作戰計畫」早在1904年即由美國陸海軍聯席委員會（The Joint Army-Navy Board）提出討論，之後歷經1910年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20年代仍持續被提出討論，其著眼點為：菲律賓將是日本進攻美國的首要目標，美國軍方必須堅守菲律賓，直至美國主力艦隊能跨越太平洋前來迎擊日本海軍。因此駐防菲律賓的美國亞洲艦隊必須強化其武裝力量，以確保美國在西太平洋以及中國的利益。關於橘子作戰計畫中，一方面預備與日本作戰（建造巡洋艦），另一方面強化保護在華商務利益（建造內河砲艦）之間的矛盾與相互關係，可以見Bernard D. Col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p. 9-24.

135 「巴特勒法案（又稱8687號法案）」（The Butler Act, H.R.8687），授權美國海軍強化既有6艘主力艦（預算1,836萬美元）與建造新的附屬艦隻，包括8艘高速、配備裝甲的偵察巡洋艦（每艘預算1,110萬美元）、6艘內河砲艦（每艘預算70萬美元，預計使用於中國長江），總預算高達1億1,136萬美元。關於上述法案在國會通過時程、法案全文、與相關國會議員的討論，見 “The Naval Controversy: The Limitation of Arms Treaty and Navy Legislation in the 68th Congress, Development of Events Since the

利益著眼，也必須將外在國際環境的改變列入考量。此外，1920、1921年長江中上游重要的通商口岸武昌、宜昌多次發生兵變，1923年又發生臨城劫車案，迫使列強反思如何透過強化駐華海軍軍力，來維護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樣在長江上游有重要商業利益的英國與日本，均於1923年時採取措施強化其駐長江上游海軍武力。英國擬將一戰期間建造、原先用於中東兩河流域數艘吃水淺、火力強大的新砲艦調往長江服役。日本也在漢口、上海等地造船廠開始建造數艘新式軍艦。如果英、日均強化海軍，唯獨美國仍在使用的幾近報廢的軍艦，不但會打破長江流域各國軍力平衡，使美國海軍居於「相對弱勢」，而且也無法提供美國公民與利益適當的保護。一旦遇到緊急狀況，美國可能必須仰賴其他外國軍艦來保護美國公民利益。¹³⁶ 因此，美、英、日三國在長江流域海軍軍力的平衡，勢必也是美國海軍部、國務院最後致力推動造艦案的關鍵原因之一。換言之，一件看似簡單的美國強化駐華海軍實力造艦案，實際上有著十分複雜的面向，有國際海軍限武因素的考量、海權國之間的權力均勢，有著美國國內不同部門之間的溝通與討論，當然也有著部分中國反帝國主義的視野。不同面向解釋下的造艦案，其結論也不盡相同。

其次，派駐少量士兵在輪船上執行保護任務，既可以因應來自岸邊的攻擊行動，同時美軍在船上也能夠監視美國輪船的舉止，避免有違背中立運送軍隊與軍火的行為，也可以產生嚇阻效應，防止中國士兵任意強行登船肇事，似乎是更為簡易、又容易達成的作法。但是派駐武裝士兵登上民用輪船，有無違反中外條約、抵觸美國對華政策之嫌？以及僅憑幾名武裝士兵是否就能成功嚇阻岸邊兵匪、達成保護效果，也不無疑問。尤其一旦面臨大規模有組織的攻擊行動，派駐在輪船上的武裝士兵，反倒成為中國軍隊與土匪鎖定攻擊的標靶，屆時輪船受襲、士兵受傷或陣亡，豈不造

Washington Conference,” “Text of H.R. 8687 Authorizing Alterations and Constructions of Naval Vessels,” “Is Our Navy Up to Full Treaty Strength,” *The Congressional Digest*, Vol. 4, No. 4 (January, 1925), pp. 124-125, 127, 142.

136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2, 1923, RIAC, 893.811/689

成美國國旗與尊嚴更大的損害？1921年9-10月間，美國亞洲艦隊司令與上海總領事之間的意見不同，甚至口出惡言，即反映出派駐武裝士兵登船的成效的確具有重大爭議性。

再者，美國海軍與中國軍隊合作剿匪，以保護美國利益，在實務上的確不失為低成本、有效的因應之道。然而，中國四川、湖北等地軍隊系統複雜，彼此之間又常常為搶奪地盤發生戰爭、互鬥。所以為了避免違反中立原則，不當捲入中國內戰，美國駐華使領機構與海軍部門早已三令五申嚴格禁止美國輪船不得以任何理由運送中國軍隊。但是身為執法者的美國海軍卻帶頭違背規定，大搖大擺地派出軍艦運送中國軍隊，雖然動機正當並無疑慮，可是在某種程度上，其後續效應仍然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忌，而且明顯有違反中立、介入中國內政的嫌疑。所以美國海軍與中國軍事合作保護美商利益的作法，因爭議性過高，只能視為是臨時性措施，並非長期有效的因應方案。

最後，總結美國因應長江上游航行安全所提出的三個因應方案。造艦案雖能在本質上大幅強化美國駐華海軍實力，有效壓制長江上游的不確定因素，但造艦本身牽涉到國際環境與權力平衡等複雜因素，因此不易達成，加上造艦過程耗時，實乃緩不濟急。至於在美國輪船上派駐武裝士兵，雖然簡便易行，但說穿了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作用。少數美國海軍士兵僅能擺出來做個樣子，實際則無力因應處理長江上游大規模的攻擊輪船行動。至於美國海軍與中國軍事合作方案，更是爭議性過大、備受質疑，毫無普遍推行的可能性。由此觀之，美國海軍針對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所提出的三個因應方案，顯然無法切實有效解決美商業者與輪船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威脅。總結來說，造艦案緩不濟急，派駐士兵與中美軍事合作又非切實可行，無怪乎1920年代長江上游航運問題，一直成為美商業者與美國海軍揮之不去的夢魘。

（責任編輯：高素蘭）

徵引書目

(一) 檔案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8.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60.

Operational Archives Branch,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Papers of Joseph L. Nielson*. Washington, D.C. (Website of The Naval History & Heritage Command Center, The Navy Department; www.history.navy.mil)

The Navy Department (United States) .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1922 (Including Operations to November 15, 1922)*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2. (Website of The Naval History & Heritage Command Center, The Navy Department; www.history.navy.mil)

The Navy Department (United States) .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1923 (Including Operations to November 15, 192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Website of The Naval History & Heritage Command Center, The Navy Department; www.history.navy.mil)

The Navy Department (United States) .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for the Fiscal Year 1924 (Including Operations to November 15, 1924)*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4. (Website of The Naval History & Heritage Command Center, The Navy Department; www.history.navy.mil)
- Trotter, Ann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Bethesd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28, China, June 1923- December 1924.
- U. S. Naval War College.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mament with Notes and Index, 192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 《外交部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06/5-1-12、5-2-10。
- 《經濟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26-46-111-04。
- （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編，《最近支那關係諸問題摘要》（東京：外務省亞細亞局，1923年12月），第3卷，帝國議會關係雜纂第48次議會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二）報紙、雜誌

- “Admiral W. W. Phelps,” editorial from *The China Press*, November 7, 1923.
- “Americans’ Growing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a’s Misgovernment,”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5, 1924..
- “Chaos in China: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ers,” *The Times*, November 8, 1923.
- “China and the Powers,” *The Times*, July 2, 1923.
- “Drastic American Naval Policy on the Upper Yangtze: Admiral Phelps Will

Afford Ships the Protection That China Will Not Give,”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ugust 23, 1923.

“Preaching Missionaries Now Passing in China: Old Time Evangelists Have Given Way to Doctors and Scientists--Yard Tells of New Missionary Movement,” *The Harvard Crimson*, May 22, 1924.

“The Navy in China: How the Gunboats Play their Part,” *Peking Tientsin Times*, June 13, 1924.

“The Situation on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An Interview with the Retiring Commander of the U.S. Yangtze Patrol,” *Far Eastern Times*, November 26, 1923.

“The U.S. Gunboats in China,”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February 6, 1923.

“U.S. Yangtze Patrol Suffers,” *The North China Daily Mail*, December 4, 1922.

“U.S. Yangtze Patrol Suffers,” *The Central China Post*, December 12, 1922.

“Working for a Definite U.S. Program in China ,”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anuary 19, 1924.

〈宜昌兵變後之各方面〉，《晨報》，北京，1921年12月7日，版3。

〈美國大造駐華砲艦〉，《民國日報》，上海，1924年4月16日，版3。

〈美艦隊陸續來滬〉，《民國日報》，上海，1924年3月8日，版10。

於曙巒，〈宜昌〉，《東方雜誌》，第23卷第6期（1926年3月），頁48。

（三）專書

Bear, George W. *One Hundred Year of Sea Power: The U.S. Navy, 1890-199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Bonnard, Abel. *In China, 1920-1921* (En Chine, 1920-21) . London: George

- Routledge & Sond, LTD., 1926.
-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ole, Bernard D.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Auburn: Aubur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78.
- Dollar, Robert. *Memoirs of Robert Dollar*. San Francisco: W. S. Van Cott & Co., 1921.
-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Grover, David H. *American Merchant Ships on the Yangtze, 1920-1941*.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 Howell, Glenn F., Dennis L. Nobel, ed. *Gunboats on the Yangtze: The Diary of Captain Glenn F. Howell of the USS Palos, 1920-1921*.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2.
- Tolley, Kemp. *Yangtze Patrol: The U.S. Navy in China*.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1.
- Willoughby, Westel W. *China at the Conference: A Repor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2.
- Willoughby, Westel W.,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7.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臺北：文海書局，1971年重印。
- 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四川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17

年。

美以美會編，《中華美以美會史略》。上海：廣協書局，出版年不詳。

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出版地不詳：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1年。

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四）期刊、論文

“Is Our Navy Up to Full Treaty Strength,” *The Congressional Digest*, Vol.4, No.4 (January,1925), pp. 127、142.

“Text of H.R.8687 Authorizing Alternations and Constructions of Naval Vessels,” *The Congressional Digest*, Vol.4, No.4 (January,1925), p. 125.

“The Naval Controversy: The Limitation of Arms Treaty and Navy Legislation in the 68th Congress, Development of Events Since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Congressional Digest*, Vol.4, No.4 (January,1925), pp. 124-125.

Andrade, Jr. Ernest. “The Cruiser Controversy in Naval Limitations Negotiations, 1922-1936,” *Military Affairs*, Vol. 48, No. 3, (Jul., 1984), pp. 113-120.

DeAngelis, Richard C. “Resisting Intervention: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Lin Ch'eng Incident,”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頁415。

Dollar, Robert. “Steamer Service on Yangtze,” *Pacific Marine Review*, January 1921, p. 11

Sutiliff, R. C. “Duty in a Yangtze Gunboat,”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67, No.7 (July, 1935) pp. 981-984

Williams, E. T. "The Open Ports of Chin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9, No., 4 (April-June, 1920), pp. 306-334.

黃志繁、周偉華，〈近代基督教新教江西美以美會研究〉，《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4期（南昌，2008年7月），頁98-104。

應俊豪，〈內戰、輪船與綁架勒贖：中日宜陽丸事件（1923-1924）〉，《近代中國》，第161期（臺北，2005年6月），頁117-137。

應俊豪，〈丘八爺與洋大人—國門內的北洋外交（1920-192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第五章「從兵匪問題與帝國主義思維反思「綁架外人事件」—1923年山東臨城劫車案的前前後後」，頁125-224。

應俊豪，〈死了一個美國商人之後：1922年中美克門案研究〉，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06-458。

應俊豪，〈談判桌上的海權劃分：五國海軍會議（1921-1922）與戰間期的海權思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臺北，2008年11月），頁119-168。

